

陰縣志卷第十四

江陰縣知縣蘭綸黃傳重脩

離合圖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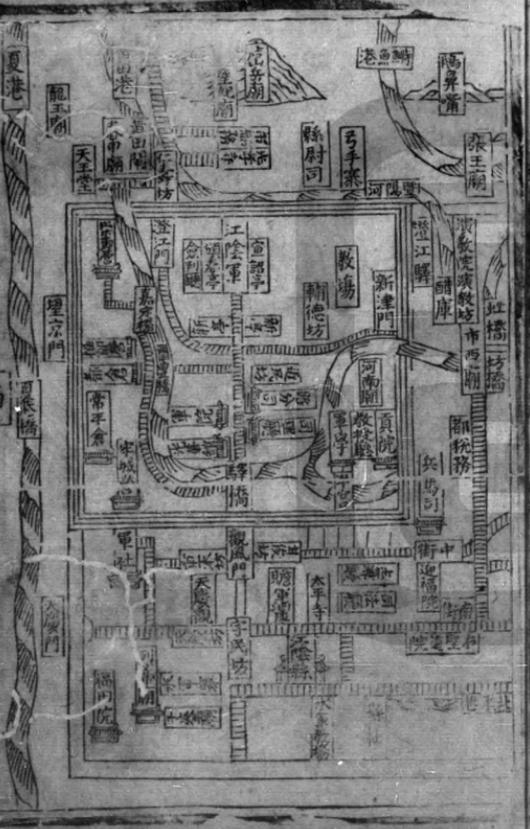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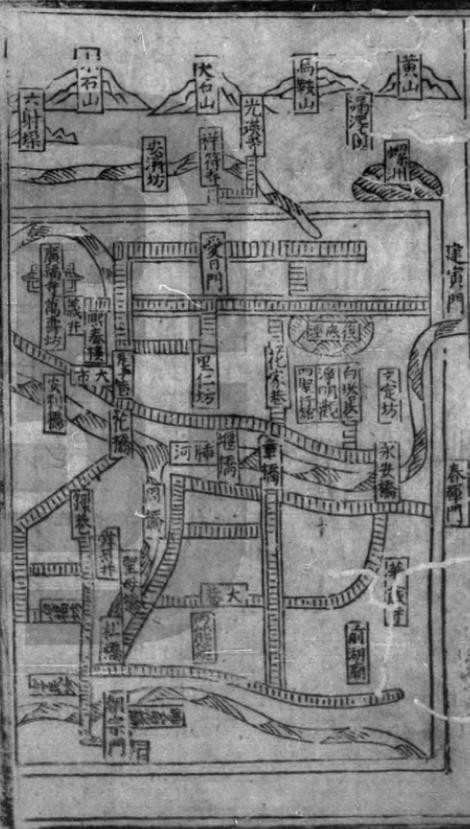
志之有圖常律也圖而為譜古今之形見焉宋圖二城府井絡廢興因章具矣謹為臨模不敢曳髮訛異然全形大

勢求事是實或射依憑今圖三皆高啓屬山諸幽探而後運匠山川原隰曹署閭巷頗為謹定西漢而下十一圖專以本見分屬離合綱目更張而向非殊狀人心彼忽世道隨之矣噫舉凡而已且可勝區且可勝譜哉



# 宋志官治圖

東









西漢

東

吳國  
江都國  
淮南國  
廣陵國  
荊國

淮陰縣

烏程縣

陽羨縣

餘杭縣

吳縣

上虞縣

會稽縣

鄞縣

上虞縣

鹽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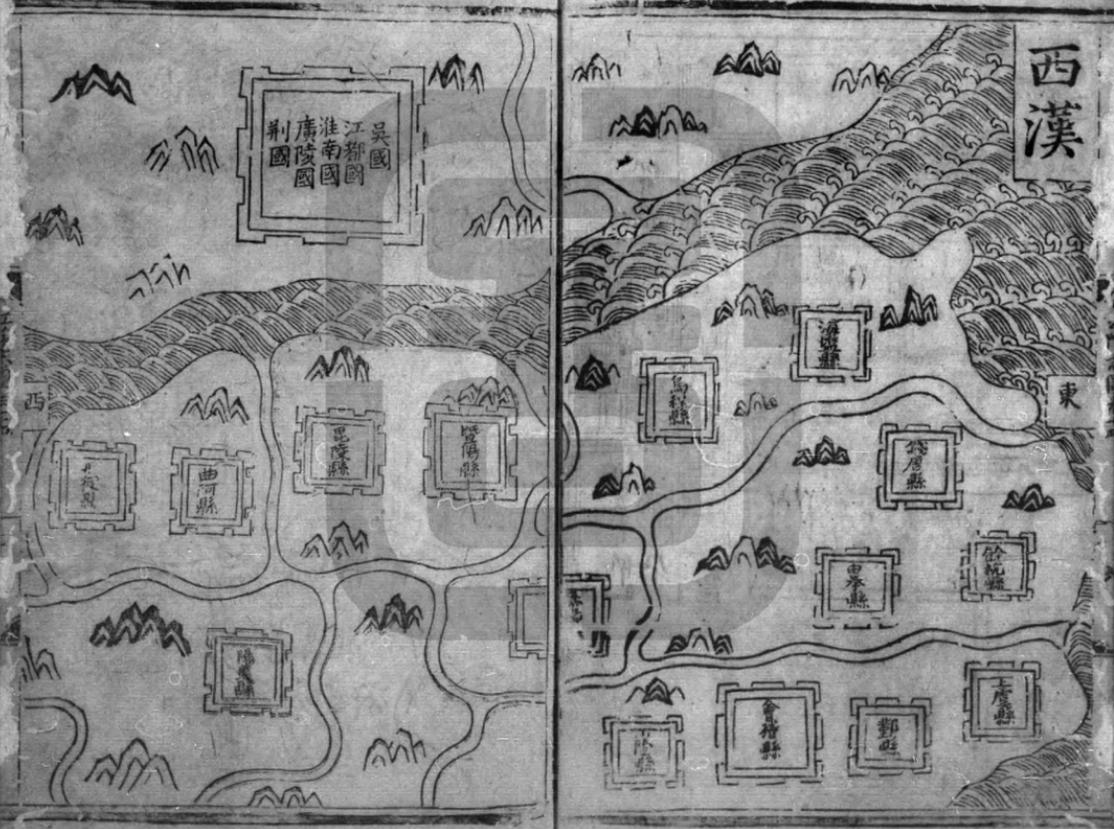
吳縣

曲阿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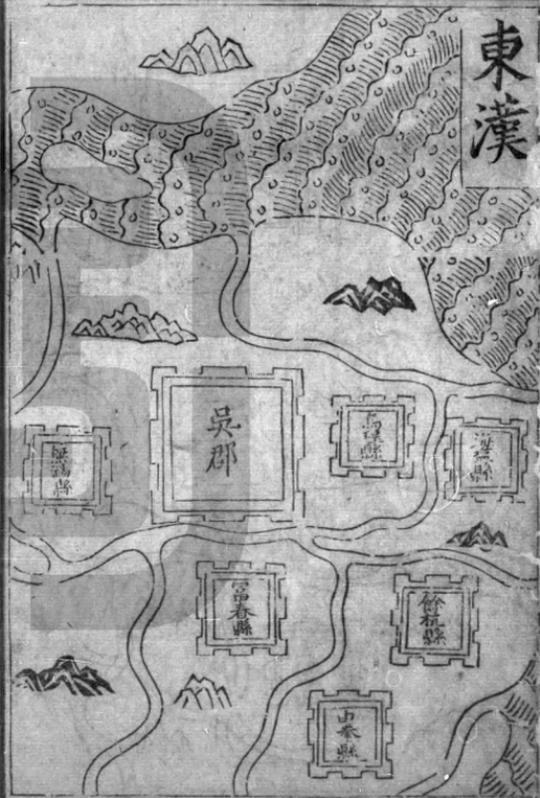
烏程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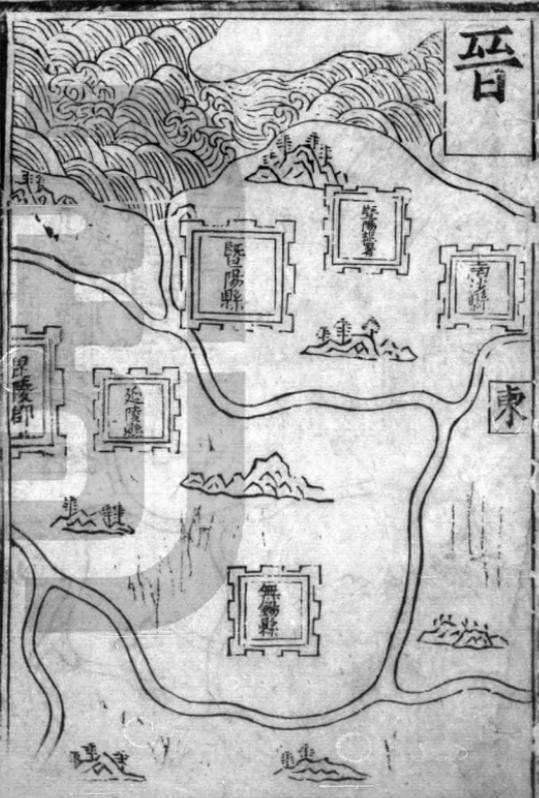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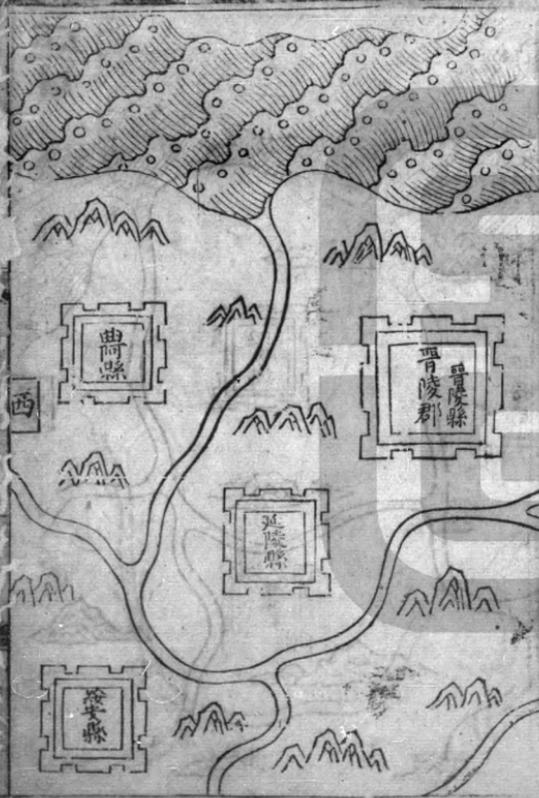
陽羨縣

西



東漢





晉  
日

東

西

吳陵郡

長

北

梁

東



江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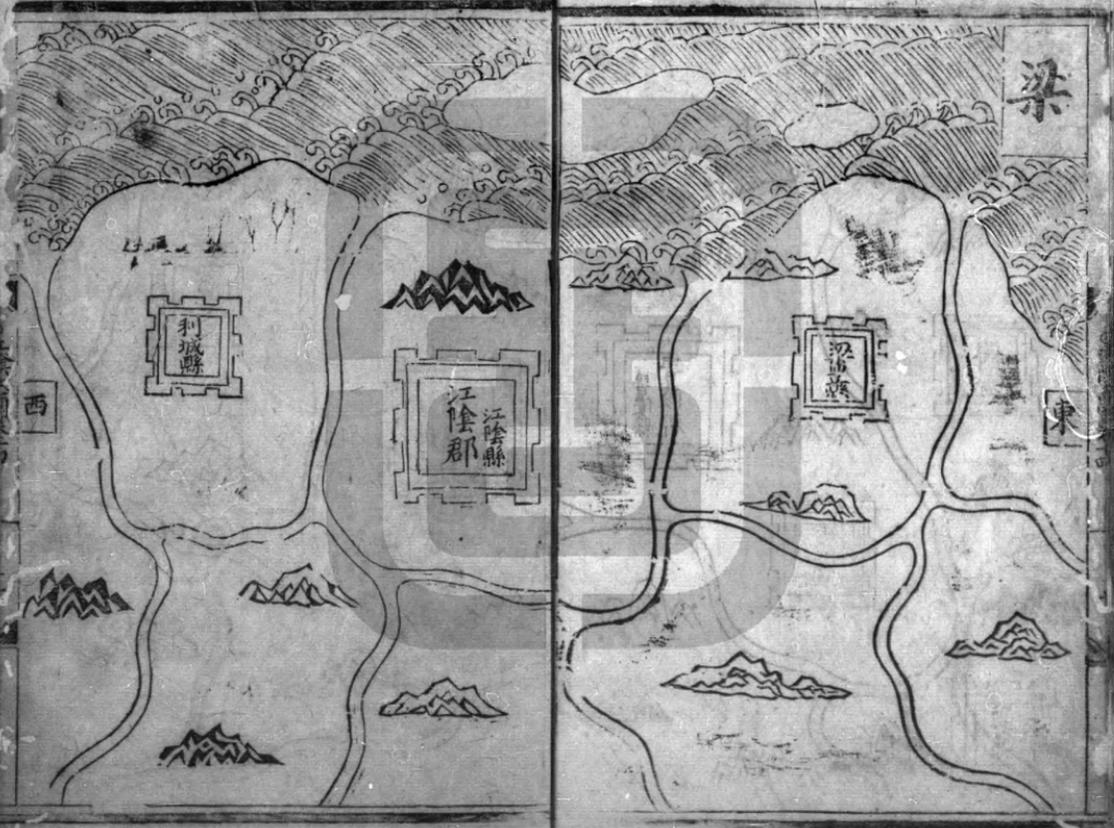
江陰郡

江陰縣



利城縣

西





隋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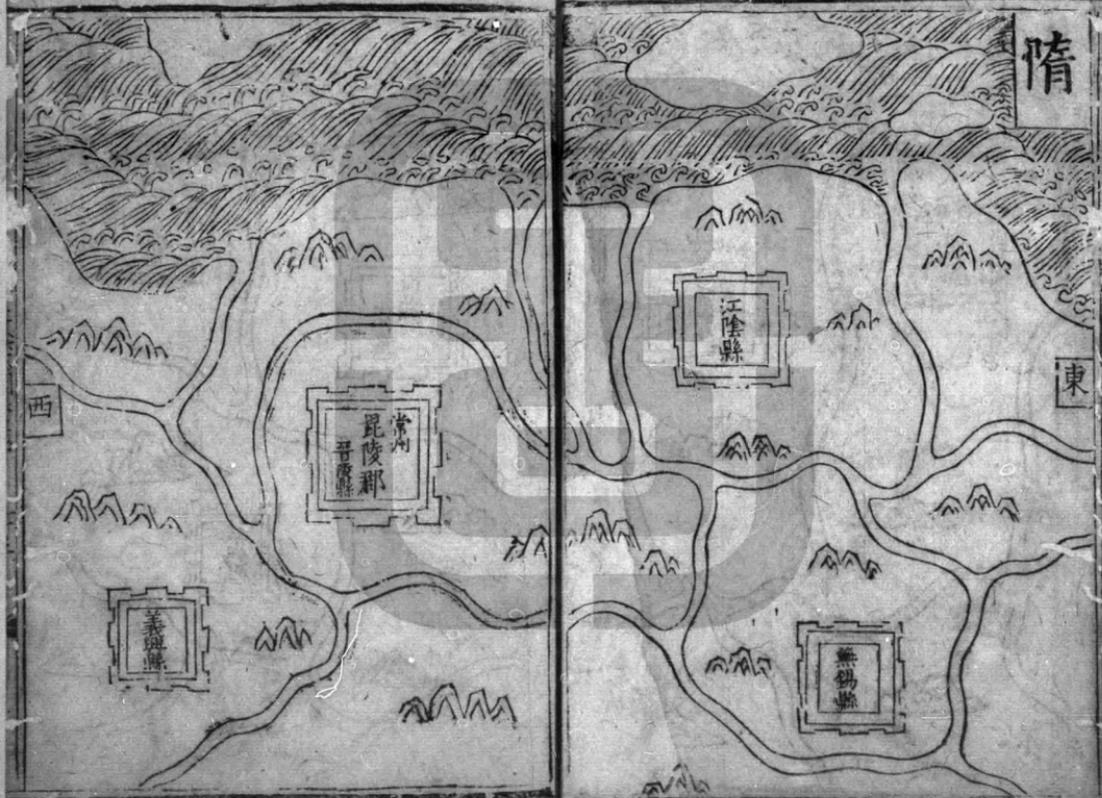
江陰縣

無錫縣

常州  
毘陵郡  
晉陵縣

善琚縣

西



唐

臨陽縣

鹽州  
汗陰縣

無錫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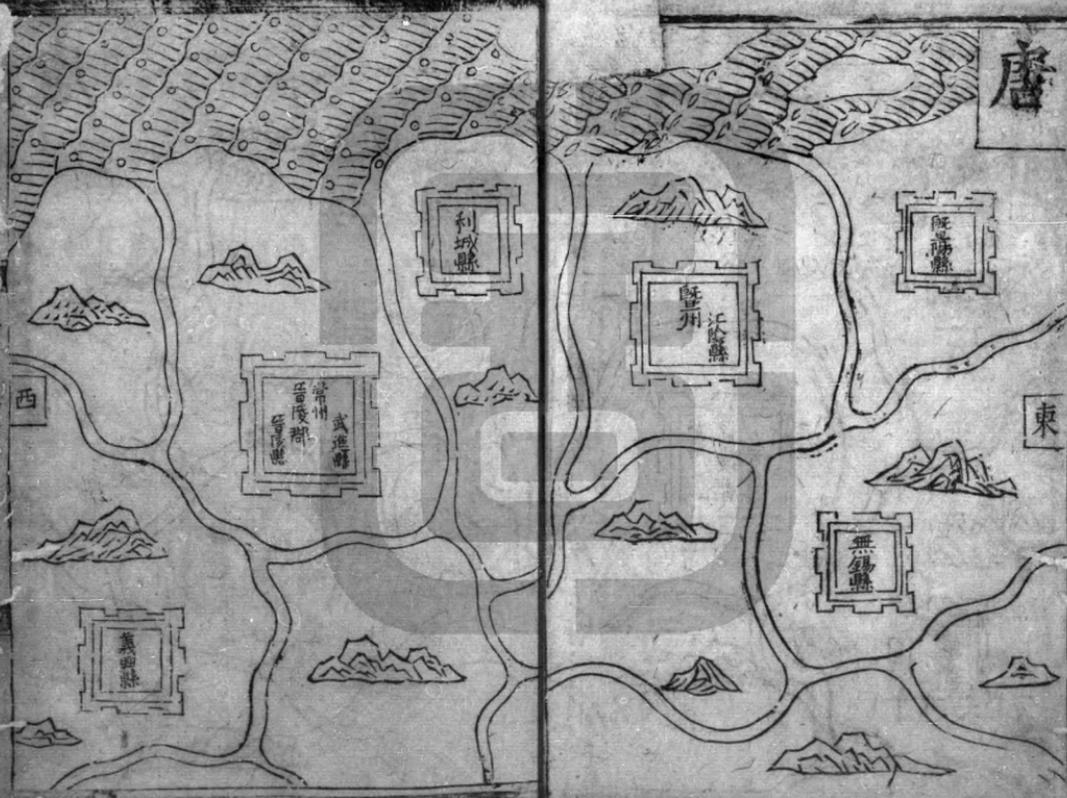
利城縣

常州  
武進縣  
晉陵郡  
晉陵縣

黃岡縣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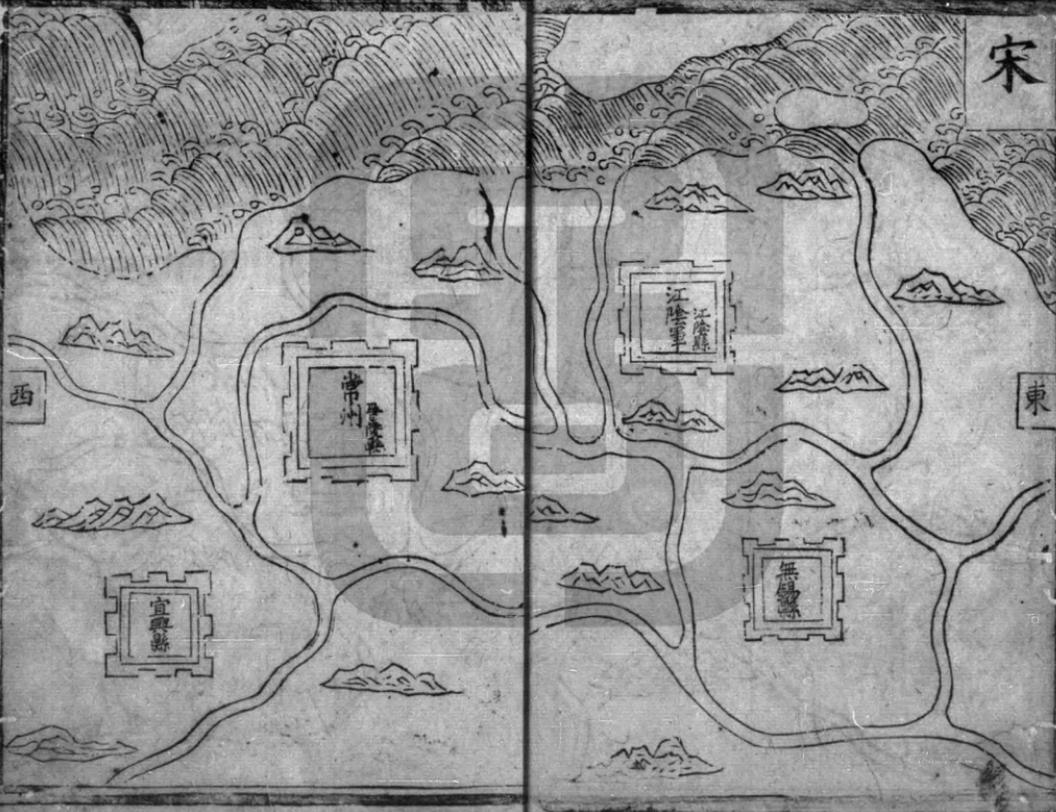
東



宋

東

西



元

江陰路  
江陰州

常州府  
晉陵縣

無錫州

江浙行  
中書省

宜興縣

西

東



國朝

靖縣

江陰縣

無錫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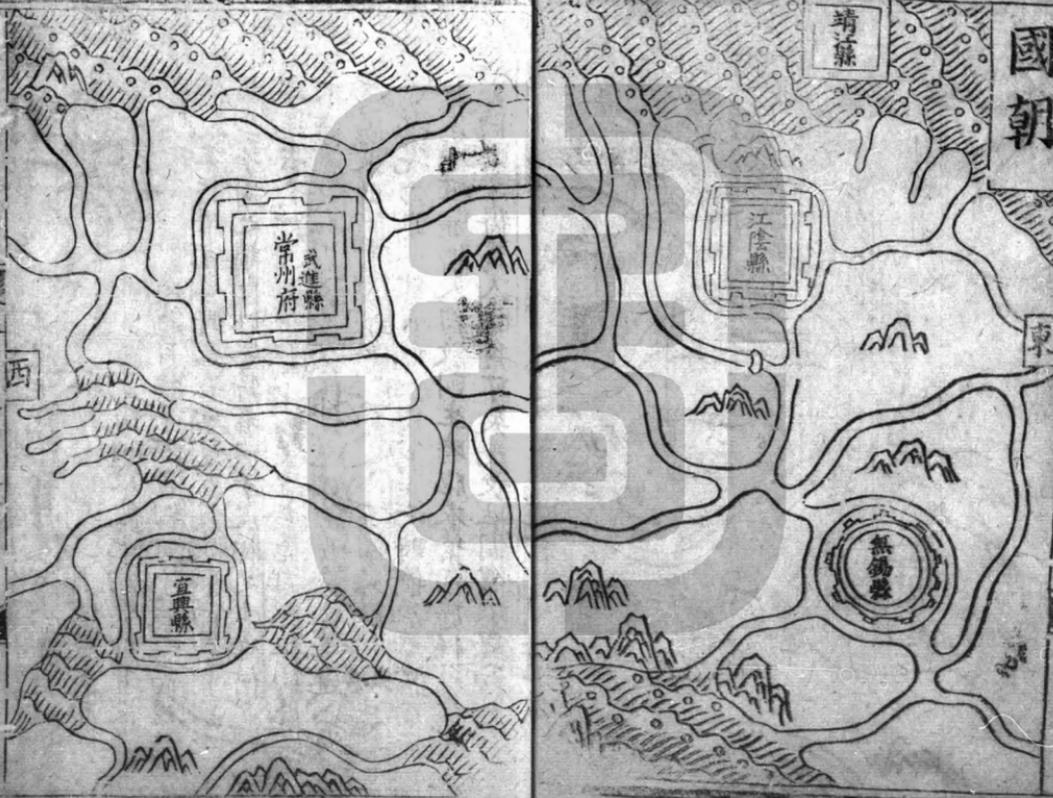
武進縣  
常州府

宜興縣

西

東

十六



# 遺事

## 高節

王充論衡云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技裘而新者

季子呼新者曰取彼地金來新者投錄於地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

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

字遂去  
不顧  
庾亮遁海

宋志云晉庾亮自陳祖約蘇峻肆凶逆罪由臣發欲遁逃山海自

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

## 王敬則

南史敬則本傳云微時僑居晉陵南沙縣

母為女巫嘗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既長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

與暨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暨陽縣當鞭汝背吏唾面曰

汝若為縣我則為司徒公笑後果補暨陽令鬪吏懼而亡敬則固勅之出厚遇以禮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

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曰我本南沙縣吏僥倖至此得

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了無恙也朝士以此多之

## 葛延之訪東坡

陳志云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

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誨以作文之法以親製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冰叶朋

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尔作小冠岫嶮耳孫剝其製今君此去能復來欽慰相思時

整視今集中無比詩

余嘗見親筆謝頤

# 河鮑

宋志云葉少蘊石林詩話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鮑詩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便道盡河鮑好處謂河鮑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不然今浙人食河鮑始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敬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才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江西人始得食公吉州人所知者江西事也 顏志云以近世論之河鮑初出時雖至貴一尾亦不過百錢至二月後則二三十錢耳石林乃有千錢之說豈時有古今而價亦有貴賤歟况謂斑子者狀類河鮑而腰背赤文黃月 另一種也非河鮑所化河鮑至三四月時但較漸小耳曰

# 月丹

宋志云沈存中內翰良方云江陰萬融病勞四肢如焚垂困一夜夢人腹擁一月大如盤明爛不可

正視逼人心骨皆寒已而悸寤俄有一人叩關乃戚懿孫元規使人遺之藥服之遂差問其名則明月丹也始悟向之所

# 恭敏坊

輟耕錄云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

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鄉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

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  
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為計遂執幹

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為後人

鑿也按羅志宋攝守李世脩以城降元為安撫使死諱恭

敏子遵以蔭授平江路錄事占籍江陰創居南門以

表其敏釋怨輟耕錄云馬馱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

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處西者亦業佃種  
潜賂主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

固無可柰何既以穀田不相伴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

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為立券者殺鷄飲酒司因隨所

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云對妻語所以

與之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哉不

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婉司竊念吾所

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為

生計即以所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結食久之不復乏

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

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為券悉值

前人相視驚嘆司記為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鷄

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

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寤李猶隱聞人啓戶懼事

覺遺火亟走而司家曾示知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

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

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比天也非人也持錢五  
千徃李曰昨日小人無狀失禮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

幸毋督過李疑結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遠  
酤兒與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  
時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  
所仇事瀝酒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人不  
善慎勿為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此李亦不貧兩  
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  
氏之易慮時天固已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  
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必不無禍一念之善  
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  
人哉天豈  
**善惡念**  
輟耕錄云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  
遠人哉

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萊彼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  
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  
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萊履聲  
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磚多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  
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  
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  
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  
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  
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  
人云至正五年事也

此說雖於世教不無小助然有之而  
未必有也如以為無小助然有之而  
神亦起一念遂須如許鬼神隨之雖家置百鬼戶設千  
則可耳古語有之矣何鬼神之善祥風甘雨一念之惡妖星  
屬鬼其殆因此語而演之與波有取尔也豈謂是乎

# 遺文

文

城縣主簿趙遂良方居官守遠樞鞠

凶如聞清白之家慮闕丞嘗之費免從禮制俾復向稽非欲奪爾孝思且使吾侪

給可特授守滑州昨城縣主簿填見闕散如故淳化元年二月日 臣嘉言蒙恩茲壘厥既視事則謁群望有斷碑卧祠下俾吏視之以太宗皇帝制書報竊恠焉命錄其文則淳化中賜趙遂良誥也遂良嘗以殿中丞知軍事其孫澤民復茲攝邑後其祖賜而刊諸石榜閣為清白堂且屬劉谷記之臣嘉言三復誦嘆咏祖宗德意之美而惜茲碑之什也命復建立謹拜稽首為之讚曰於赫上聖風教是扶小臣清白寵賚重書首陽采薇宣父稱仁立懦廉貪

萬世愈尊有唐守臣正身律下清白賜箴吏以感化矧惟

嗣皇光茂往則四方風動疇敢不飭左宣教郎權發遣江

陰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臣薛嘉言重建

前攝蘇州長洲縣令文林郎前守洪州督府參軍

張蘊牒奉處分宰千里之邑寄百里之命巽懦則絲琴繩

亂用剛則土曠民離苟得適中庶幾可守前件官窮經任

已明吏藩身御札承制正授常州江陰縣令表次錄奏仍

牒舉者天復三年

鵲鳴者隼類也其才獨甚獨每

伺物不備則攫取食之艱於得食故常餓人名之曰餓鵲

或人謂余曰江陰道旁有古木餓鵲也其上有業屠者屋

其下人持肉出往往為餓鵲攫去餓鵲善迅舉人羅捕不可得他日有求火于屠者行未至家半而火忽洩燄赭然

旁達餓鴟不知以為肉也又下攫之盡燒其翼墮地而死  
夫物之智莫人若也彼貪嗜貨利剝取暴甚不至於殃其  
身不止其鬚眉面目人也其智爪吻

**詩**

送江陰霍明府  
遙進去

毛翮之類也可悲也夫右琴川鄭  
舸新侵郭葦兼嶺樹列巢灘鶴鄉多釣浦人虹分陽羨雨  
浪隔廣陵春知竟三年袂琴書外是貧右唐

滿船明月一溪雲 紫萼江上是吾家一葉扁舟一釣車

何必陶公種魚法雨汀煙渚盡生涯右宋裴

年謾記交朋在獨坐孤城歎物華海上帆來何處客煙中

犬吠幾人家雲寒鴈影翻紅照水落鷗群占白沙江國已

知身世遠更無魂夢遶天涯右宋

昌叔遺書 苗田港口水如天萬里風檣名費

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

末路塵沙非少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祇君問病肯相憐右

王安石 昌叔寄安石憶江陰詩有云太 王郎中

持歸霄漢青綾被去看吳都白馬潮豐鼓渡江寒浪伏

鳴鏡入境野雲飄魚穿楊柳誇鯨膾人采芙蓉學細腰家

有三槐為太守弟尤誰似李文饒

無珠履為上賓進船申浦憶春申江田插秧鵝鳩雨絲網

得魚雲母鱗青天折桂香未減紫豉煮純甘更新平時况

可樂風月吳物信美聊前陳右俱宋

東南田甫田一畝種粟輸十千通來旱暵不遇歲坐此失  
計長江邊下田鳧若煙海高田蒼耳實磊磊飽把犁耨

向屋眠浩歌不憂顧田在歸來買鐵利耒耨有如不種無  
不救他年滯穗萬夫飽曾笑宴甌祝滿篝右宋

**往江漢** 漂泊扁舟上西歸尚未能江湖思故國風雨對寒

燈命矣安窮達時哉任愛憎客愁無計遣擁褐夢騰騰右

張公存也即  
和縣序也  
填門夢聞斷角送餘響起看新潮到舊痕處處漁鹽成市

井家家曾箇長兒孫更傳下詔寬民力斗米三錢何足論

右宋張 彦實 **疎疎** 蘆葦藉江天 嚮何處風光最

可憐白居 居一帶樓臺擊曉月夏 萬株楊柳拂晴烟文 身

閒暫覺塵埃遠李道在寧憂雨露偏許 三頃湖田秋更熟

許 濁醪麤飯任吾年杜甫 右 **泊舟** 風雨芙蓉

城江上若山雲錦屏我來未及千年後館主子孫猶姓丁

丁君手鍊不死藥自言僊人久相約孤鰥七十老無家種

杏成林看落花右元錫 **晚發** 四月南風紫棟花一江

春水白鷗沙老儂只住雙涇口船趁回潮早到家陸軍

高田水位田水田田積水車不起去年因水民薄收今年

又水 朝廷憂岸圩自是農夫事工程賴有官催修東家

婦西家婦喚郎去斲荒坵土車溝昨日裏外平斷塍緊待

新泥補踏車正忙兒又啼抱兒踏車力不齊車踏不齊車

換軸軸轉橫牙婦傷足婦忘怨嗟撫兒哭水深未易乾怕

郎受管辱願天晴祛雨陰入夏無苦旱至秋無苦霖上寬

天子憂民心吾農飽煖長謳吟右俱訓 **江陰** 富舍漫與窓

前數株栢栽栽古衣冠對客無媚容鐵面霜雪寒海榴不  
自持隔牆索人看如何路傍子真意傾柔曼 山鳥集庭

樹顧我留好音迂疎脫機巧微物知此心呼童具盃盤自  
聽還自斟酒盡忽飛去悵望烟雲深 浴溪採芳杜香氣  
襲我衣貪得不知厭竟踏明月歸空堂燒短燭餘情付清  
微曲罷發長歎此意識者稀 遠道無青眼高堂有白頭  
看山聊寄傲得酒更添愁細雨馮驩缺斜陽王粲樓孤身  
百責萃的的愧沙鷗 鶯聲度綠楊燕語留華屋好景值  
清和高情對醞醪焚香究遺經抱甕灌新竹了忘故園情  
頻年爲客熟 讀書茅簷下古道照我顏掩卷思古人邈  
焉不可攀當夕屢廢寢當晝屢廢餐浮辭炫俗易實理躬  
行難 田父有好懷邀我酌新酒老妻出菜羹稚子供麥  
糗感此繾綣情山窓坐成久歸路行人稀月光照溪橋  
寒士多局促我顏獨軒昂寧爲珠玉捐羞作瓦礫藏落落

青松軀道稟寒雪腸百年天地間俯仰有取光 韓公負

偏強萬里潮此行蠻烟紫病骨上表遷哀鳴亭亭山中栢

歲寒色青青丈夫金玉操中道隳平生 古人有嘉言詩

章爲道害山齋岑寂中聊云寄私快不知漢魏體安識齊

梁態觸機發心聲感情響天籟 迂疎畏炎暑散髮脩竹

林綠色豁病目清風滌煩淋好詩節間題濁酒葉底掛古

賢不可起勝會難重尋 夫渠好色相嬌艷無等雙全家

住水國半面臨山窓細雨濕紅袖微風翻翠幃可望不可

狎衷心諒雖賤 人生天地間倏忽幾許客鹵莽不力爲

蹉跎趨下策詩書溉心骨道德澤顏色要求百世榮肯惜

暫時厄

右武進  
徐佳

# 變異

## 天異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異  
雷電南沙司鹽都尉熾亮以聞

見晉書五行志南康帝建元元年七月晉  
陵災風必崇同誌上風

晉陵大水稻稼蕩及黎庶饑饉同誌上晉陵下文帝  
元嘉七年十二月晉陵義興大水通考校宋書無之高

宗永徽元年六月常州大雨水有溺死者見唐書憲宗元  
和十一年六月常州水害稼同誌昇元二年六月常州大

雨漲溢見郡志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常州水害稼 治平  
五年水 徽宗政和五年八月常州水 高宗紹興五年

八月常州江陰水 孝宗隆興三年七月常州大水壞田  
廬舟行壘市累日人溺死甚衆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益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州水壞圩田 光宗紹熙五年也  
陰大旱民饑食草木 理宗慶元元年春常州饑民一死

者衆詔免本州及江陰軍夏賦且賑之粟 六年常州大  
旱水竭民饑仰哺者六十萬人江陰軍亦乏食 寧宗開

禧十六年五月常州大水 嘉定十一年常州江陰旱蔬  
麥皆枯已上詳見宋史及郡志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江陰州

大水見元史五行志大德四年秋七月颶風水暴溢江陰尤甚民  
胥漂溺見和溪集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常州路水浸民田見

順帝至正十五年十月六日近地起白虹是日未午江陰  
州城陷見經史集

國朝洪武二十年常州旱 二十五年常州旱 二十九  
年夏常州大旱水竭禾槁死 永樂三年常州大水 宣

德九年常州旱民饑官賑之粟 正統三年旱江陰免糧  
五年旱江陰免糧一礮八年常州夏旱秋大水巡撫侍

郎周公枕以 聞 詔免田租十萬五千餘石江陰免租  
十九百六十二年江陰旱 景泰四年十二月常州大雪木

冰 五年正月常州大雪平地深三尺五月常州大水傷  
稼民荐饑 詔有司勸分以賑贍之江陰免租六千六年

夏常州旱蝗監察御史楊真奏免田租十五萬三千餘石  
秋租二十三萬六千餘石江陰免租四萬七千七年常州旱

荒免田租二十七萬六千餘石江陰免租五萬一天順四  
年常州水免田租十六萬七千餘石江陰免租一萬三千

七年常州水免田租有差江陰免租三千成化元年水  
免麥末五萬二千二年水江陰免麥一萬二千四年六月常

州旱水涸運河幾絕流 命廷臣按視免田租之被災者  
江陰免租七 七年水旱江陰免麥五千八十二石八年

水江陰免米二萬三九年水江陰免米一千十三年水江  
免麥一萬六千十七年常州春夏秋大水平地汎溢

奔浸田疇壞民廬舍人多溺死是歲大侵民用荐饑明年  
春官爲賑濟江陰免租四千十八年江陰免麥八千二

十一年旱江陰免糧三萬二十三年旱江陰免糧二萬八  
千八百五十三石

# 地異

晉元帝大興元年晉陵地震郡別諸縣宣帝  
太建四年江水赤如血禎明中江水赤白方州東

至海唐武氏延載元年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大足元年

七月乙亥常州地震已上俱見郡志

國朝弘治三年山崩泉湧由里定綺諸山一時迸裂水泉湧出多後山顛貴注平野漂流

木石所過俱成溝壑是年江南州縣皆然金衢嚴杭尤甚

董董小山輒崩救十處遙望黃白繼橫青蒼剝落如被斷

鑿連岡疊嶂殆無完人異帝求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自心於樹下

震異云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搖之既而不知所

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

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

于宮中郭璞上疏切諫不聽其後帝崩谷因亡走世晉書郭璞傳

璞疏畧曰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

降之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狂人之甚若竊不取

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德臣竊不取

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若竊不取

為妖蟲許妄者則當投并裔七若以谷或神祇告誡以谷

國妖蟲許妄者則當投并裔七若以谷或神祇告誡以谷

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狐狸憑憑假作

烟憑假作愚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狐狸憑憑假作

有無不可知然郭璞之跡則誠妖蠱之藥石也三說指陳

明切悉備其謂陰陽陶蒸變化萬端狐狸憑憑假作

數語尤為理到之言辨此則有無無有舉不與吾事矣建

然今以事理度之竊意谷有蛇疾羽士為之袂去之則遺

治多其陰遂詭以自神乎古之人有之矣華佗之所成帝

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也年二

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

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上車門口列為

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

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可命為天

下毋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出晉書五行志

物

異晉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

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

異晉安帝隆安初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

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

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

而出為犬過也 後廢帝元徽中暨陽縣女人於黃山穴

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視有人形已上俱見晉書五行志南朝南徐記

魚子英於芙蓉湖捕魚得赤鯉持歸以穀養一年化為龍

名盤龍山今考定縣東十五里徽宗政和五年主簿俞光祖於官

倉獲一烏雛全體潔素而喙目脛掌俱紅蔣公靜奉祠里

居撰政和聖德致瑞烏賦進之已上俱見宋志○吾於是

也徽宗昏荒淫後無復人道孽幸充朝羣閹電何時

老禁錮排擯無所容足童貫間邊挑怒強胡西北騷然朱

也國勢凜凜僅同累黍夫滅亡不能一錢政使有鳳凰巢

於阿閣麒麟遊於郊藪祇足為凶妖耳靜也里居親觀

生無聊誠有愛君憂國之心正當述錄川見抗章論列

二年二月江陰軍蝻蟲生 孝宗乾道六年秋浙西江東

螟蟲為害 寧宗開禧三年夏秋大蝗群飛蔽天浙西郡

縣首種不入或種豆粟皆既干蝗 嘉定八年四月北境

飛蝗越淮而南江淮郡縣蝗食禾苗山林草木皆盡見上

宋史 元順帝至正辛卯春水寧鄉陸氏家一豬產十四

雛內一雛豬身而頭面手足俱如人見錄

國朝弘治三年九月有大魚橫死于江濱長十餘丈首沉

不可見腹仰而無鱗眾斃割之純膏而重腥不可食烹取

其油以照夜未幾 復為潮流盪去

韓富諸公罷政居洛故事萬一或悟主心少瘳民德也無

乃見一烏雛毛色稍異遂謂聖德所致而進賦以媚之無

之則其奉祠而歸要有所不得已非本心也 貞宗天禧

乃林下岑寂有所慕豔朵頤而垂延乎由此觀

之則其奉祠而歸要有所不得已非本心也 貞宗天禧

乃見一烏雛毛色稍異遂謂聖德所致而進賦以媚之無

乃林下岑寂有所慕豔朵頤而垂延乎由此觀

之則其奉祠而歸要有所不得已非本心也 貞宗天禧

乃見一烏雛毛色稍異遂謂聖德所致而進賦以媚之無

乃林下岑寂有所慕豔朵頤而垂延乎由此觀

# 大事記

**商周恭伯來**

見建置沿革

**太**

**公來**

見古蹟 孟孟子所謂睦封居東海之濱者也

**周隸句**

**吳季札來耕**

見建置沿革及官治

**吳君封季子**

見同

**葬延陵季子**

見古蹟

**楚伍員來奔如姑**

**蘇**

見山川

**屬楚黃歇來就封**

見建置沿革

**開申浦**

**秦滅楚廢封邑罷侯置郡縣**

見河渠  
**始**

**皇帝來遊**

見山川

**漢初置毘陵縣**

**晉初置暨陽縣**

見建置沿革  
**宋魏萊**

**侵京師戒嚴列營江濱禦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詳見兵衛

**初建江陰郡改江陰縣徙治築城**

俱見

**陳初建江陰國徙郡治築夏城**

未定元年

**葬江陰王**

見古蹟

**隋除國罷**

至德元年俱見建置沿革及古蹟

郡併縣

開皇九年俱見建置沿革

唐置暨州分縣為二

曰暨陽利城

武德三年

省州併縣為一

仍曰江陰武德九年俱見建置沿革

黃

龍見於縣東山

垂拱中見變異及山川

重模李公墓

銘

孔子篆也開元大曆兩模之見古蹟

李希烈作亂韓滉大閱

舟師

建中中見兵衛防

升縣為望

會昌四年見建置沿革

吳徐温

禦越師

天祐中見兵衛防及山川

改築城

天祐中見城池

南唐

羅晟禦周師

周顯德二年見兵衛防

初建軍

昇元中見建置沿革

改軍為縣

凡三淳化元熙寧四紹興二十七年

復縣為軍

淳化三建炎二紹興三

作浙西道院

見官治志稱徐藏重建藏乾道

中任則道院之作其來久矣

遷建文宣王廟

景祐三年也即開廟為學見學校

橫河

天禧中見河渠

妖人偽稱有佛像泛海而來

天聖元年見僧寺福禪寺於是大為民害流毒無窮

喬仲福來屯

建炎初年見兵衛防

劉光世韓世忠來屯

建炎三年見兵衛江

置水軍

紹興四年

見兵衛江

水賊邵清犯境劉光世討降之

紹興五年

見兵衛江

初建軍學

紹興六年見學校

李寶來屯金兵入

寇寶戰敗之

紹興三十一年見將官

李寶復來屯

隆興

二年見兵衛江

馮湛來屯

乾道五年見兵衛江

李彥椿來屯既

而移屯平江之許浦

乾道六年見兵衛江

許浦

分軍還屯

淳熙七年見兵衛江

益放認納臨安和買絹

紹興二年見貢賦

倉編江陰志

紹興五年見諸志序例次第

置學第

二貢

嘉定十三年見學校

行義役法

紹定中見力役

李全犯海

陵知軍史檣之節制諸軍戒嚴

紹興三年見兵衛江

舉行鄉飲酒禮

紹定五年見守令之檣

續脩江陰志

紹定

三年郭庭堅五年蔣汝通俱見諸志序例次第

蒙古入寇簽判趙良珂

戰敗之

羅志云淳祐中蒙古兵已圍襄陽入嘉定矣又分兵自海道來犯兩浙將渡江薄江陰軍

簽判趙良珂帥舟師備火筏攻之焚其舟千餘獲其主帥送於朝廷五六年江陰不即陷於元良珂之力也元

兵入寇攝守李世脩簽判陸煥以軍降

元軍行安撫司事

羅志云德祐元年三月元兵至常州知州趙與鑒遁

江陰知軍鄭端亦遁四郊多盜居民離散簽判李世脩攝軍事攝守安撫司幕煥團集招徠頗有功朝廷授迪功郎權簽書判官廳公事十月元將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為鄉導取道江陰世脩束手無措

煥以單騎至軍前言於文炳曰孤城最爾外援既絕勝之不武願上勿殺相率父老聽命文炳許之乃與世脩以城降既而伯顏承制以江陰軍行安撫司事即命世脩為安撫使煥為安撫副使世脩不久死後三年煥墜馬得驚疾亦死今按此說出宋史說及陸煥墓等書升軍為路建萬戶府至元十三年見建置沿革

及官治至元二州為上州同上俱見建置

沿革記浙西道院大德十年見官治作澄江書院見學州校

民諸定等作亂招降之詳見下文予嘗按觀其巢穴在真山石牌港口

城址尚在居民陸導指予以門道遺迹山斷地缺摩拂江濤崩沙條忽勁風號撼殆不可以一朝居也真兒戲矣遐想其意直為奔遁計耳下

**偽周將伐元入州知**

牀伸脚便可以踏船浮海也

**事朱道存以州降**  
羅志云至正七年沿江兵起兩淮連司宋文賢言於元主曰江

陰州為通泰江海之門戶國初設萬戶鎮之今成將非入致賊艘來往無常宜急選知力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後十年州人諸定諸英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英一賢五先誅定就招安為州判官宗三將叛之僚佐無如之何遂誣定謀反江制行省命元帥觀孫討之觀孫屢境利其賞還邇不進定乘間挈家逃去江此

亦求於偽周張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猶豫定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金穀子女玉帛之富士誠乃遣其弟士德率高郵賊眾渡江攻破常熟用遣其別將來擊江陰州知事朱道存遂以城降果如宋文瓚所言時至正丙申二月也此說亦補出元史耕錄等書○耕錄又云至正丙申秋八月宋陽州守臣朱瑄以城降後於瑄之孫存家秋有所期笑煥諭之書乃在瑄承父蔭仕一職先瑄同知戶部主事行命揚州父執仕至江陰知事瑄受居既上海又悉死於前布道之亂瑄之宗族所遺殆無類大煥不能盡忠於前布道之亂瑄之宗族所遺殆無類大煥

**偽周將築土城**

見城

**天兵至歸**

**皇朝**

**建江陰衛**

丁酉年見兵衛

**改州衛名**

俱曰建陽甲辰年見

建置沿革  
及兵衛 我

太祖皇帝來幸

羅志云丙午年張士誠分兵來寇我太祖親率兵督戰追至巫子

門急擊之俘獲無算班師入江陰城愛具山水秀麗欲陞為府既而周覽四顧語群臣曰君山主也而卑由里客也而高於法不利乃不立府

復州衛名

洪武元年見建

降州為

縣省衛改設守禦百戶所

俱洪武二年

升百

戶所為千戶所

洪武十一年

廢千戶所除守禦

官

洪武十二年俱見建置沿革及兵衛

分設社稷風雲雷雨山

川壇

洪武三年

初建無祀鬼神壇

名曰邑厲洪武三年俱見壇祠

詔求禮典應祀神祇縣以淫鬼陳忠應之

見淫祠於是巫風大熾

知縣張再隆訟去

永樂十七年

知縣

田厚訟去

永樂二十年

巡撫侍郎周公來

忱

來宣德五年

上惠天下郡縣吏不稱任致民失業特命大臣分行巡撫之公字恂如廬陵人○奏增管糧官公以東有賦繁府縣









之解時勇其毛輪之主者不後期而已矣冷氈者固不能  
使之柔澤矜者固不能使之馴擾也居無幾何或起遷  
而去或頓蹶而歸凶回何匪姦毒乘隙案贖千是而沉埋  
錢糧于是一而伸縮則成者莫究端緒無憑綴績重更非  
而別立一軌而天下之勢無定志土無定俗狡偷之情  
流僥倖之機漫然而若平一但變起則紛不可觸矣此封  
事之法壞之所致也封建未易復而近手封建者不可  
馬高者田連阡陌者袖手而間居形  
撞無立錐者或辨累叔之賦食指數千者袖手而間居形  
影相吊者奔走而服役由是訟牒紛紜交攻互擊怨中生  
怨讐外起讐共庖福如秦胡同里巷如楚越而又賄結不  
行證佐反其是實官司苛墨予奪顛其虛真由是爵結不  
平之氣敗壞陰陽之和悲號怨忿之聲觸激天地之怒雨  
暢之愆時而旱潦相繼疾疫屢作而死亡無期此井田之  
壞之所致也井田未易復而近乎井田者不可不講焉  
人者戒等宮一十焉人者戒盡而無科盜官庫竊官倉納  
米五石數人目斷人舌擺姑二三年克軍者着伍即遊  
官吏如嬰兒其利編配者越境即復既獲則安其居由是視  
劍戟林立有知芒刺之在前名雖為人實無異於禽獸居  
雖中夏反不及於戎夷此肉刑之法壞之所致也肉刑未  
易復而近乎肉刑者不可不講焉允此數事者非以為聖  
人之所為故蒸而效之也世固行之任耳聽目者多徇名

而不責實好大喜夸者常是古而非今其不取也蓋嘗  
履其地目擊其弊思所以抹之而不得其術又思之又不  
得之及得之則聖人之所嘗行也以益信聖人之果能  
肯出廢物而不行先工之道者果不能以平治天下也故  
嘗為之說曰讀聖人之書而能通其義者非知言也必有  
以見其不得不如說然後為真知耳考聖人之政也必有  
實識耳其非無狀不敢自謂知識但身親驗之實有以見其  
不如此言誦之如此非苟焉為是吠聲之談以誣世盜名也  
政昌言誦之如此非苟焉為是吠聲之談以誣世盜名也  
然又未嘗知在上者苟焉為是吠聲之談以誣世盜名也  
呈其言累萬非旬月所可究就若謂不近人情不切世務  
徒起人駭惡無益於事則乞明降示下使撰造成書繕寫其  
見施行其間有非大臣所能專一公鎮靜如喬獄堂之上  
侍所能交者亦推其意而用之矣公鎮靜如喬獄堂之上  
萬里蕭然景物雄烈如雷霆搏擊之下無不糜碎光明如  
照熙海天澄碧雄烈如雷霆搏擊之下無不糜碎光明如  
白日隱顯一致俯仰無慮嚴潔如秋霜實併位去歸時家  
衆憂飢寒至於第矜持如處女履繩踰準儉素如寒士  
泣公怒切責之矜持如處女履繩踰準儉素如寒士  
所至三日一呼向仍不得過一斤大部練習如老兵  
監蔬菽而已從者苦之請筭於而逐之練習如老兵

之細賈物賈直之宜禁作之法以體國如家故事

及民間大利小害莫不問及如身親歷體國如家故事

等專財專刑最深於市恩公節給約商過於已物而又

法持正振派王綱為國壯而舉拔山回天之力量

火憾以故愛民如子惟致稍或妨病雖行有業次亦必

名召莫斐然改作不誠意惻怛見聞者動焉詳緩周慎事無過舉

表襮不緣飾意豁如也諸所施為具有次第如金穀之徵

發差徑之編排府庾之勾稽人才之察別莫不曲究善微

旁燭潛伏雖雄姦神猾無所竄其智巧其最著而廣被者

廉清惡俗息伏凶訟也先是江南諸郡敝民造禍以刑為

孀以訟為生初無毫髮怨惡輒興大獄根連株繫動千百

人別摘官吏如撼落熟果彈指可辦黎老皇皇無所奔命

公既下車左顧按劍赫然一怒而羣慝脅息改計易業化

為耕農桑麻萬里雞犬一家綠野無塵安眠蚤作斯民如

知有生人之樂而公遽以病去功業未究模狀無迹深仁

隱惠難為名言所可書者盛德之形容木平之景象而已

嗚呼惜哉

諸憲序例次第

紹熙中創編

江陰志序

大江自京

口委折而南浩淼澎湃益壯越數百里聚為澄江之區

其山川甚秀其生齒甚繁其風物甚雅而名公賢士大夫

落落繼出如騎星辰通德之門箕馬相接也自縣升軍額

不惟其地望更重而其志行在所不信宿亦獲附畿甸五

等侯之列故守將爲時高選雖在江一隅尚舶輻至然道  
號清簡少事有枚數當今樂州者必屈指焉郡各有志澄  
江獨木之作也吳興施公太博知軍事慨然以爲缺典首  
命郡博士鄭君邑大夫徐君相與蒐獵以編爲書庶幾來  
者有攷鄭君於是質之古驗之今采其土地所有記聞所  
傳瑣科條所當登載者分爲三十二門計一十卷其文直  
其事核其目井井也書成而施公以請祠去巨源嘗以恭  
儉攝承泮宮諸生僉以錄本爲鄭君請困贅其成且巨源  
嘗爲施公屬載其作書之自及識其月日敬不敢辭然鄭  
君爲是書也亦勤矣先賢讀詩之綠竹猗猗知衛地淇澳  
之產在其板屋知秦野西戎之居隻字片辭坐致千古  
人發興於詠歌且爾而况紀事之書乎鄭君誠有汲乎此

紹熙甲寅十月朔僉書軍判  
官廳公事吳興俞巨源謹序

### 紹定續脩記

江陰舊志前廣

文鄭應申所編時紹熙甲寅歲也間有考之未詳畧而弗  
備者况歷三紀之餘時異事殊洵有增益蓋廣前闕庶免  
疎缺顏侯奏院一寓目而深有志焉庭堅以文學掾承侯  
命偕前國學進士蔣汝通纂脩之迺審訂是非搜訪遺逸  
因其編目隨類附入眎前志爲稍詳若曰全備則非庭堅  
敢知也紹定庚寅季夏望日脩書告成姑記其畧云郡文  
學掾郭庭堅謹識 軍旅殂互皆重事也史侯權院下車  
而經畫江防基年而講行鄉飲二者俱前志所缺書之爲  
巨貳郡會稽石祖文總其綱汝通承增脩之命乃各紀其  
實以識歲月紹定壬辰良月上澣日荆溪蔣汝通敬書

目錄

卷第一

縣鎮 城社

卷第二 學校

附貢院

刑獄

戶口

物產

財賦

卷第三

郡守

軍治

官廨

卷第四

年表

職田

卷第五

坊市

倉庫

場務

酒

營業

附場

亭館

附舖

橋梁

卷第六

山阜

河渠

泉附井

卷第七

人物

科名

卷第八

古蹟

寺

觀

祠廟

卷第九

碑刻

題詠上

卷第十

題詠

卷第十一

題詠

續定

從事郎

江陰軍軍學教授

鄭應申編

迪功郎

江陰軍軍學教授

郭庭堅重脩

迪功

郎新平

江陰縣主簿

蔣汝通同脩

學賈曹松掌書

吳天成

學諭貢士

丁時發

參校

從事郎

監潭州南嶽廟

蔣汝通增脩

朝奉郎

簽書

江陰軍判官

聽公事

石祖文

提督

元至元中

重刊宋志題識

江陰舊有郡志

遺闕洩漫至元

丙戌分教子

絃重加校正

命工鋟梓始為全書

蓋存古也

江陰路儒學教授

永嘉朱子昌書

國朝

洪武中

重刊宋志序

予觀宋江陰志作

於紹定寔起自太

平興國以來

三百年事略可尋覽

大要所詳載者三江防

民政學事也

其於營屯之設置

攻守之備具

七百里江面

歷歷掌握中無

欠地非其所經理

民間闡堰之起築

租課

之耗益

二百里郊圻

物物在胸臆

下無一天非其所料理

以至學校之事

皆然真可見古人為政之用心

矣

皇明

龍集丙辰春

朝廷注意于天下

典故深加訪求

用探考

究以備觀覽惜乎本境兵燹焚蕩之餘架閣無文廳壁無記於是招集遺老延致儒流會于學宮搜葺散亡散拾殘斷舊書夏前後續編總一十三卷求之數家晚得張彥翔所藏本讐校始克稍完謄錄鐫刻猶慮中間魯魚亥豕訛舛尚多哲匠藻鑑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洪武九年續四月良日承事郎知常州府江陰縣事饒玄德序

# 脩序

按舊志江陰為揚州之域斗牛之墟自梁唐宋元而其間或為郡為州為軍為縣陞降不同而風土

未嘗異也昔吳公子札讓國來耕號延陵季子楚封黃歇為春申君我朝混一以來則改為連洋州又封都督吳公為江陰侯未幾復改為江陰縣洪武二十四年春予來二令到任兩月獨員署事自卯而出終酉而退屈力殫慮

思圖補報何暇覽是邑山川之形勝論當時人品之賢否一日有著士竭予而言曰江陰歷代事蹟備載舊志降前元迄于今猶有所缺言之若有意於續志焉吁予於倥偬中何能與翰墨相接而談及斯文哉然是邑居江之南海之北山明水秀人傑地靈藹然文物之區蔚然詩書之藪蜚英翰苑馳名縉紳皆表表令聞所謂江陰續志奚可不贊襄之遂命邑庠訓士賀賢校正此書俾錄諸梓以求其傳倘後之人展斯集而知江陰之源委觀民情而知政教之得失是有補於將來者也

## 目錄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風俗 形

勢 道里 官署 守禦官治 城社 無祀鬼神壇 坊鄉 廟學 鄉飲酒禮 第二卷 戶口 坊巷 亭

館 橋梁 河渠 山阜 古跡 寺觀 祠廟 第三  
卷 守土官 牧民官 人物 節婦 科名 第四卷

碑刻 題 永樂中重修序 江陰志自宋紹熙甲寅  
歲郡守施公邁命教授

鄭應申編集成書至紹定庚寅郡守顏公着仲命學錄郭  
庭堅借進士蔣汝通纂脩之其視前爲詳元至元丙戌教

授朱子昌慮其遺闕重加校正命工鐫梓以求其傳 國  
朝洪武辛未二尹賀季子徽命訓士賀賢編續志畧而不

詳永樂戊戌秋奉 皇朝備志書余與邑之文士許用升  
輩乃審其是非採其遺 脩之然其間損益自媿學識荒

疎於古今事蹟恐未詳其高冀後之君子慨其闕畧而增  
飾之斯其美矣永樂二十年歲次壬寅正月既望江陰儒

學訓導長 沙陳贊識 目錄 建置沿革 分野 疆域 城池 田賦

風俗形勢 戶口 學校 軍衛 解舍 館驛 巡檢  
司 倉場 庫務 壇場 鋪舍 寺觀 祠廟 橋梁

古蹟 城郭故址 宮室臺榭 陵墓 書院 津渡  
關塞 岩洞 園池 井泉 陂堰 景物 宦績 人

物 僊釋 天順中縣人顏瑄重脩 無目  
雜志 詩文

錄 卷第一 沿革 分野 風俗 形勢 疆域 卷  
第二 山阜 江河 卷第三 城池 鄉都 坊

市 卷第四 戶口 田賦 卷第五 倉宇 卷第六  
政績 卷第七 科貢 卷第八 宦達 卷第九 宦

達 卷第十 文行 隱逸 卷第十一 孝義 卷第

十二 貞節 方伎 釋老 卷第十三 物產 卷第

十四 物產 卷第十五 物產 卷第十六 寺觀

卷第十七 寺觀 祠廟 卷第十八 橋梁 卷第

九 古跡 冢墓 雜志 卷第二十 文章 卷第

十一 文章 卷第二十二 文章 卷第二十三 文

章 卷第二十四 文章 卷第二十五 文章 卷第

二十六 文章 卷第二十七 詩詞 卷第二十八

詩詞 卷第二十九 詩詞 卷第三十 詩

詞 卷第三十一 詩詞 卷第三十二 詩詞 弘治中

**泰和羅輔事脩** 未序而志亡僅存 凡例 縣志一  
一卷拜九例目錄 以象天

一鄉記二以象地三列傳三分窟主內外之辨而人極立  
矣名官為實鄉獻為主 實主為外列女為內記傳不言志者統於縣也 縣志

鄉記做通鑑綱目大書而分註宦獻列傳做通鑑節要交

煩而就簡舊志於名宦有君侯之稱鄉獻有過情之譽今

則直書其名不為曲諱直書其事不敢溢美 舊志遺於

採錄者補之如木公地聖 便員之類失於舛誤者正之 如領志以郭珠 令之 涉於恠誕者削之 如陳志聖母 過於繁冗者去之 如 志中 舊志有守令 十表科貢題名今序守令歷任之年

月附於縣治之右列科貢登第之階級載於學校之下續

續無窮庶便檢閱 舊志詩文自為一帙今以誅山亭者

附於山題寺壁者附於寺碑刻涉於縣治者歸於縣金石

涉於學廟者載於學君寺觀之偈記則以歸之緇黃巨室

附於山題寺壁者附於寺碑刻涉於縣治者歸於縣金石

之篇章則以歸其家乘恐其混淆不能盡錄  
今引載收錄宋時志則稱宋志毘陵志則稱郡志賀子徽  
志顏瑄志則各以其姓稱愚竊鄙見或者二字於大字  
之中或附數十語於分註之下不舉賤名觀者自識舊  
志載寺觀之已廢與祠廟之見存者今俱條記之非尚左  
道而惑淫魅蓋期有能自立於上舉行狄仁傑胡頴之事  
者得有所按撫犁具矣而掃其穴舉以付貧民之無業者則於此書亦或為一小助云

### 目錄

縣志 目錄 卷一

天星 地域 官治 學校 事  
迹 災異 墟遺 詔令 文辭

# 雜辯

## 建置沿革

宋誌云其後屬楚考烈王封黃歇為春申君請

地江東於是城故吳墟以為都邑故本因春申為號者居多自註云如黃

田港申港君山黃山之屬辨曰江陰之為延陵延陵之  
為季子所居則既有明據矣辨之至著者杜佑通典之  
說考之最詳者朱彥記碑之文潤之延陵雖百十其廟  
固不如申浦一墓之為確也但舉各地緣春申為號而  
上蒙城故吳墟之文則似以江陰為故吳墟而春申實  
居之者殊不知太伯之墟在無錫閭閻之墟在姑蘇春  
申所城實無錫泰伯之墟江陰初無故吳墟也  
詳孔建 置地詳  
而混焉而謂之可乎然則黃田申浦黃山君山吳以名

也曰黃田者歇之田申浦者歇之浦黃山君山者歇之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固古封君事也故夫江陰之地以爲春申賜發所及則可遂以爲春申所居則不可不然宜興亦有君山武進亦有黃山黃堰黃汀河豈又嘗

居耶

梁齊廢暨陽置江陰郡徙治君山之陽

或曰志言梁置郡縣徙治君山之陽以君山之陽前此未嘗建治也然宋誌有云兵馬司都稅務縣尉司皆有

赤烏題識何邪謂在曰稅務兵馬之號皆李唐以後始

有之德宗始稅竹木間擊肅代之世始以赤馬爲前漢止言箕角車推酒卮後漢三國俱未嘗有兵馬

而都稅務兵馬司則趙宋之官署孫吳之世未嘗有也然則赤烏之題胡爲乎棟宇之間曰此必寺觀祠廟

材所爲耳如趙雋之浮遠堂亦廢寺材爲之也見津逮堂

材所爲耳如趙雋之浮遠堂亦廢寺材爲之也見津逮堂

**古蹟** 古城宋誌云縣東北今軹明寺巷爲古城巷據舊通議有宿演教院詩云旅夢回殘角吟懷遠

廢城注云寺直古之廢城則自演教抵軹明古城所在也舊經乃

以爲暨陽城按寰宇記暨陽城即莫城舊唐書地理志

江陰暨陽利城三縣屬常州今江陰而至晉陵九十里

東至常熟七十里披宋志通里云東至本縣界七十里界首至平江常熟縣四十五里別

江陰之西則暨陽當在江陰之東父老言揚舍舊嘗爲

縣利城揚舍去江陰東西道里適等則暨陽當是莫城

所在不慮在朝明寺後如是之說固當從葛詩改作古

城宋誌之說據明而事數矣但又以暨陽在莫城為摸  
校耳夫既謂楊舍舊嘗為縣而又與利城道里適均援  
證諄覆明屬楊舍則斷之而止矣何又辭枝語蔓欲絕  
不絕牽聯莫城邪莫城在縣東四十里楊舍在縣東七  
十里初非尋丈之隔况志又稱唐暨陽有莫城鄉下莫城  
云既以為縣又以為鄉乎後咸康中罷暨陽之蓋署置  
南沙縣南沙即今常熟當屬楊舍正常熟交境於形勢尤為  
較著若在莫城則東去南沙殆且百里西土所統又無  
慮數十里晉氏紛紛建置正以江南龜茲自耻掄割專  
務虛張以相夸侈顧肯置此大縣遙領偏控若是之遠  
絕哉或曰莫城不縣固也暨陽舊鄉且在芙蓉申浦之  
西愈益遠絕終且柰何曰方是時也分吳郡為昆陵郡

也復武進為丹徒縣也復雲陽為曲阿縣也分丹徒曲  
阿置武進縣也分曲阿延陵置延陵縣也一年之內方

數百里之間星流電閃不可方物安知其不又割而他  
附乎姑據其灼灼者可也南徐記已言暨陽縣西有秦

此辨再讀宋志詳其文意蓋由字誤非語誤後也暨陽  
當是莫城所在莫城二字本在楊舍筆誤耳然以按寰  
宇記為文又似非誤  
仍存于說俗覽者擇焉

**壇祠** 城隍廟 宋志云世說漢周苛守滎陽為項羽  
所烹高祖休兵思苛忠烈乃令天下州縣附城

立廟以時祀之者是也近讀雜書言城隍祠莫詳所始  
先儒謂既有柱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  
神祀典無之惟呂述以為合於禮八蜡祭坊與庸若而  
而柳貫又祖述而發揮之義良是也柳貫撰常州重忠

城隍廟記云城郭

以城民九而高城深隍以濬以時於其居無隍患有國也夫氏所略憑以興財既明非足則於隍之有神是行世歲其笑以歲時承祀如無祀歲古民兩始造縣舉運其祀位以制其牲粢尚行門之憲之終坊層表子之像可得而灑然燕湖城隍祀建於吳赤烏間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其來古矣而城都城隍廟太和中李得松所建李白記韋鄂州禱城隍止涪水杜牧為廣州韓退之為潮州皆有祭城隍文則唐世浸而廣焉宋元以來其祀幾遍天下或錫廟額或授封爵或襲鄰壤之號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以為周苛靳州六合以為呂布粟水為白季康丹陽為紀信豫章為灌嬰和州為范增穀城為蕭何與國為姚弋仲紹興為龐玉鄂州為焦明台

州屈垣昌國茹侯南豐游茂洪屋錯濤疊不可殫舉要皆俚俗說託而誣冒之不足道也逮乎我朝刊正拜典斥去歷代濫封妾號直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而建為天下之通祀與社稷山川夫子廟並始復古人設祠本意而還附於八蜡坊庸之義於是遂為大典正神而千載之陋習一朝都除矣世說謬悠不惟失古人意而謂天下通祀周苛又并其邪說失之宋誌遽從而是區豈其是乎

顏志云宋天曆庚午居民失火廟之四旁皆成煨燼惟神廟巋然獨存於烈燄中觀者驚愕後有飛蝗入竟害稼出同知劉侯禱于神注雨彌旬蝗皆腐死城隍土神社稷山川類耳顧能殺蝗撲火邪若然世無

蝗火矣借曰苛苛靈到今乎且獨衛其私槎而坐視  
民獨殺是年蝗而不殺他年蝗亦不足靈矣

# 貢賦

郡誌云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  
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今誌云夏貢卉  
服織具註引傳曰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木綿之精好  
者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具之精者則  
入篚焉北史詆南朝爲島夷而江陰瀕海所產惟木綿  
故知夏貢止此

或曰織具傳以爲錦名織爲具文即詩所謂具錦者也  
而顏師古註漢書又以織爲細布具爲水蟲則其所指  
博矣公皆畧去之而節取其一偏之說以木綿秋當之  
無乃不可乎且舊誌據禹貢全文具列諸品其必有見  
矣何以知其非是而并削之也曰禹貢之說舉揚州而  
言非毘陵所具有也史記貨殖傳云江南出柶梓薑桂

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藍華亦舉江南而言又云江南  
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九疑蒼梧以南至儋  
耳番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溱則折言之矣象齒出南  
越玳瑁象南越大獸瑇瑁美玉桂香藥羽毛孔雀翠翟  
亦出嶺南諸郡南粵王獻漢白壁一雙翠鳥千桂蠹一  
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是也篠簜生紹興山谷巖石  
上傅稱東南竹箭者也陽羨山中亦生要非真良毘陵  
江陰平壤沃野宜稻無高山深林不生梓楠薑桂金玉  
珠璣犀象孔雀竹箭之屬至於楸柚亦出沽蘇洞庭山  
中及越而嚮葵等處皮革董董有之不足以更費故今  
悉焚去止存舟服織具蓋傳者究其全志者據其有此  
子之所以不敢苟同也或又曰今府貢翎毛一十萬

雜色皮二千張歲造透甲箭貳萬枝何得謂無度  
毛篠簜乎曰夏氏任土作貢國朝視物力以均  
勞非土所產則資易以充之制不同也

### 淫祠

夏王廟  
三皇廟

或曰夏禹三皇之為淫祠何也曰夏禹三皇天子也惟天子  
得祀之且功塞宇宙非天下備物不足以饗也數椽結構  
迤萑萑蒲之間田夫漁婦蚌螺蛙蛤瓦盆土缶  
雜然而前陳借且瀆矣詳見論  
先續論

由皇順濟夏港中港利港蔡港龍王廟  
均之龍也義由里而淫諸祠何以分乎曰龍之祀不經見

本淫類也其有功於民可食而食之則曉之爲義亦未  
爲過耳無所聞其功而祀之是率人而事獸也鳥得而  
不淫由里之功著矣彼祀之龍所謂順濟夏申利蔡諸  
港之王也者累塊橫木而已耳何以祠爲然則龍果能  
雨乎曰古人固言之矣能之而未必能也能之則何以  
不同食於猫虎曰猫之食鼠也虎之食田豕也確乎其  
可倚而任者也若夫雨則天地之澤也龍之致之萬一  
耳掠而爲之功不已誣乎雖然撲焚援溺非犬馬事也  
萬有一馬犬馬能之則君子從而義犬馬矣雨非龍所  
爲而萬有一馬龍能致之則君子祀龍豈得謂不義哉  
義犬馬者不盡義人家之犬馬則祀龍者固不得比廟  
而羣祀之也

山里龍王廟顏志云有蛇長尺許碧身黃腹木唇紺頂蛇頭  
神主之上觀者如堵而安舒自若

顏志之言蛇見也不亦怪哉碧身而黃腹朱唇而紺頂觀  
者如堵牆自若也寧有是乎曰有之予家之面北三十里  
有蟠山焉舉足而登步步而高者亦三十里有石池馬屋  
而祠之所謂龍王者亦由里若也歲旱而禱之輒與之蛇  
武泳于池或懸于屋或棲于樹間或穿繞神像而出或降  
于人之身赤手承之瓶水而致之雨不雨亦固不可必但  
不螫不驚不迹人可肉薄而親之千百度一也以是觀之  
由里之蛇豈足怪哉然則曷爲黜其辭曰蛇不常有也  
有之未必神也假神未必有濟也我民方喜穰而好鬼  
易恠而難喻也故黜其辭不書然其說已行見聞者衆矣

故存而之辨以見理不可恃而事或間有云耳

顏志云李太尉廟在青陽鄉侯諱興祖曾祖祿生有威德歿

而為神宋宣和中賜號輔德弟順廣福忠正王祖祈錫號靈

澤却惠侯父彥聰嗣封昭應毅澤侯侯生宋末丁兵革擣攘

之秋自長興徙居江陰之青陽鄉元兵渡江將犯本境郡判

趙良珂邀侯出冀以陰力助兵威侯令備火箄進攻時方北

風須臾回風自南烟燄漲天焚北舟千餘艘獲其主帥送於

朝以功封昭應敷仁侯加大尉及歿賜廟額曰昭應已上質志同

後廟祀宣德間六世孫誼貞重建七世孫奉生而聰察死有

靈覘居人賴之侯別有行祠在來春鄉之茶埭村八世孫啟

供奉祠事

生有威德歿而為神蟻蠱之根昔早莽之下朝廷何由聞知

而遷賜之號借曰賜號之謂甚何又推及其子若孫重

王魯侯累衮駢冕並廟列食光昭映穆若此其盛耶且捍

元戎典平碩輔不過追崇祖考而牛衣夏畦沙蟲微鬼乃

得流光子孫是何骨國柯郡夢君幻相風太常醉宗伯制

此典禮乎又與祖未死乃稱陰力生前受封遂名昭應及

其七世孫奉死又靈覘何李氏之門亡者皆神豈其先世

嘗息澤陂或與神遇何其尤種之着也噫可哀矣或曰威

德靈異容有偽為旌封典禮王制也其孰能偽之曰子為

諸少時與友人黃吉福造聖壽寺問其主僧所在童子曰

彼封東峯太祖去矣東峯太祖者東峯廟神也有問僧歸

子問彼封狀僧曰黃紙寫文書如誥命陳牲祝之加爵罷

再予二人相顧失聲笑相問曰此寧汝等事邪僧曰叢祠

齊廟偏山澤無不有封號者非我等事必待朝廷朝廷亦忙矣予緣此知世間祠廟之所謂收封也雖然彼猶有僧寫史書顏志云云直自書之耳舊忠於祠廟無微不錄宣和之事赫赫如此何故遺之以待數百年後之顏氏耶顏氏肆言之敢以為宋之典禮者直以此等法制必不著之國志而後之學者又未必考讀全史耳亦太妄矣或又曰子言子事非古也故不足以徵之曰昔夫故在也平生相責望不淺書出而無其事以予為何如人予亦何顏面見之哉嗚呼弊民無識欲人之祀其祖考也又欲因之以規利也又欲視其祖考之有功於人國而貴顯也不得已而出此左記名為儒者何所利之說淫辭而助之攻耶不但妄耳其亦不仁甚矣

顏志云沈總管祠在順化鄉白沙里宋紹興中高宗嘗觀潮於錢塘忽見江濤中張現旗幟工有沈千一顯應之號因宣入於朝封以總管之職光時海運之舟遇有風濤之險多藉神力以濟因封宋府都督獲運沈

總管

沈氏神邪不應宣召入朝沈氏人邪不應旗號

顯應且既張旗幟而踏波濤則明其為神著矣顧又可宣召乎凡若此類辨救麥者所羞道之

顏志云王太尉祠在化成鄉太尉行九三始祖吉仕漢為博士諫大夫吉子駿守其職駿子崇為司空有聲平

帝時十八傳而志敬弘傳宋為吏部尚書敬弘之孫素為工部尚書素再傳而志太尉當靖康之變危蹕

南渡以功封太尉居沽蘇長洲縣扶區村生而英明剛毅  
衛國保民之烈具載宋史及歿宋師與金人戰往往見太  
尉鏃馬戈現於雲霄之際屢成異勲蘇常諸郡咸立祠致  
祭迄于今凡疾疫災異資易漕運禱之無不響應太尉之  
後沒而為神者祥二輩皆有靈驗八世孫孟珪自長洲徙  
江陰 陰固多太尉祠孟珪因衆之尊崇為大其祠宇以  
奉之孟珪之子吉學孫雋奕世加脩葺克承厥  
家

噫顏氏之子真以為天下後世之學者不復讀  
書邪又豈以為宋史有時而滅亡將不可考索  
邪具載宋史卷在第九幾何篇目邪鏃馬金戈現  
於雲霄顏氏時豈為之執鞭邪疾疫災異資易

漕運禱之無不響應顏氏為巫祝邪祥二輩  
有靈驗祥三祥四祥五祥六俱神明邪漢初有  
王生嘗使張廷尉結機常是其遠祖武帝王夫  
人嘗 其上世祖姑宣帝時諫大夫王褒當是  
始祖從弟何不併錄之邪咄哉鄙夫真可謂  
無忌憚矣律之以左道亂衆可也

陳烈士廟辨駁

陳氏廟一淫祠耳辨之千百言不傷煩乎曰其  
事其辭醜拙鄙繆雖吾廝役不屑與之辨也但  
穢德上流註誤 國典孽毒下究殘賊生民不  
得已而費辭耳傷何假避乎且以如此醜謬而  
無一人察覺之則夫善辭而巧飾者吾復何望

茲吾所以痛心疾首直欲搜抉至隱而不遺餘力也  
壇祠淫祠僧寺道觀儒先緒論

先儒之論鬼神祭祀併老也家傳而人誦矣何與  
江陰縣事切切然縷舉而條陳之不亦贅乎曰吾  
以示我民之蔽者耳亦以告君子也故吾取深微  
之語少而淺近之說多雖然詩文之近理者錄之  
動累數千言聖賢格言邪世藥  
石也顧不得與詩文伍邪

# 山川

君山 宋志云其山北臨大江南望城市  
東眺鷺鼻西俯黃田一郡之勝槩也

是維江陰之主山也今縣治正負之堪與家所謂來龍  
者也其勢脉從蕭山黃山蜿蜒畏壘沂流而西如羣蛇  
怒逐至此窟伏俄而迸一起他穴掉頭內望蓋所謂朝源  
顧祖者也江陰之為江陰以有此耳其山北眺維揚南  
挹姑蘇東窺海門西眇京口而江陰全境勺水拳石盡  
歸睂睫雖非巍鉅而據一占雄勝四望空闊登之者往往  
有騎雲御風飛步太虛生父騰倒景之與故騷人劍客感  
慨激烈形諸翰牘齋極揚爛爛具在可睹已今而日  
臨大江睨鷺鼻望城市而黃田如椽曹鄉老勘定爭山  
界止如窶大窮子駕列盡其山券約顧從而繫之曰一郡

勝槩嗚呼何以爲勝槩乎陋哉訛詞羞我山靈矣  
秦望山宋志云按風土記本名峩耳山在蜀川秦王驅之以

塞東海至此不肯前登山四顧因號秦望

驅山塞海之事吳天上帝皇地祇所不能爲傭奴嬰婢

不可得而欺食人食有人心者醜言之也今其說累累  
簡冊傳之千百年不滅何哉蓋其原出自莊周列禦寇

巨靈夸娥遇公等事彼所謂寓言蓋有深意存焉猶易  
之象也後世淮南子山海經等書從而實之又從而蕃

息之蔓延以至于今誕者又附益之而愚者傳焉彼其  
無人心耳吁可惡哉故今削其迹而附著表默之詩以

致慨焉或曰默之詩有其事者也柰何著之曰默不有  
也甚之耳其旨微矣今有殺人于貨者或誣之以弑父

與君告之君子君子曰有之惡之至故不爲之明之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默之意也

鷄龍山 宋志云俗傳秦始皇東巡以金籠貯鷄至此放之  
後人或聞其鷄鳴因名

鷄非珍離何事金籠姓非野畜放之安往借使實然則  
名曰放鷄足矣何取籠義而命名且山冒是號者在  
處有之豈皆始皇故邪

焦山 宋志云本名樵山爲採樵之地聲訛爲焦

何山非採樵之地必名樵山而後采樵然則綺山采綺  
乎天下諸山皆不可樵山乎名百殊其以焦何不可者  
必曰聲訛鎮江焦山豈亦訛邪

青山 宋志云按寰宇記上有干將鑄爐九所

此江陰之山之最微而顯者高不踰五仞廣不滿二十尋且大道之旁也記寰宇者將謂宅幽勢阻不可以道

里也故誕之如此志江陰者從而述之何邪

鎮山 宋志云引源山須知云昔有虹蜺出於此山以鎮星

散而為虹蜺因名虹蜺雨氣與日色所為古有成說明

凡驗矣虹蜺曰虹蜺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

不見者薄日虹蜺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

則虹蜺在天氣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不成虹朝陽

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雨人相望如隔紅紗隨雨

遠近在處有之其見於是亦偶一二耳豈有出於此山

之理鎮星散為虹蜺謂日旁妖氣飛此虹蜺也見晉書天文志

考之不詳而遽肆其誣何以為哉大抵山川土地名號

其來古矣必求其故以實之雖禹益復起不能也

白龍山 宋志云上有龍洞每遇大旱迺往祈之昔有一童

行嘗入此洞秉燭三條并通常熟界後因丐者在內竅

卧遂生一石入者支餘地耳

金華之山多洞穴予之所厭遊也然必揚炬而行陰氣

寒重燭光不能存亦終不能及遠也其中窈冥險阻不

可名狀或登若岡嶺或墜若淵谷或絕若崖壁或迤若

坡陔或厲揭而涉滄營或突冒以披懸瀑或潤滑溜展

而進寸退尺或利石齧趾而跋前疐後或一竅僅通而

俯身蛇入或危徑斜度而側足蟻緣且路多支岐入者

必維繩撒糠以議其返不則迷不得出也大都數十百

步而止耳無有踰里而上者行盡一炬莫不神耗骨憊

甘心而求還雖甚好奇如謝臬羽張子長輩亦端揣  
背息不敢言深入矣童行何物而能潛行幽境平遠  
他縣乎且丐者入宿而遂生一石止之熟主張是孰  
施行是山靈之說古人寓意耳豈真有鬼物能止俗  
士謝通客拒穢人邪原夫白龍之山洞僅止此云云  
多說舊志贅諸

鳳凰山

宋志引太平總類云、康元年於此掘得石鳳  
凰去若飛因以為名 又云沙山東際有石如虎下

瞰施莊坊傳去建炎中綺山王氏開酌每夜失酒莫  
知所自父而有道人過之因語此事道人為之四顧  
乃云恐山際有石如虎為崇坊主登山驗之其石猶  
濕微聞酒香即鑿其領送絕失酒之患今石虎尚存

子鄉范丞桐墳石馬人傳夜出竊食麥苗金華南市橋石  
獅人傳入市竊麵蹤跡之口猶粘白既而皆擊折其足俚  
俗謬譎類多如此無足怪者然名為儒者輒筆之書以為  
傳信何哉春秋書隕石于宋六鶴逸飛傳之者猶日星隕  
也風迅也古人之於變怪之求諸正理如此而後之學者  
尚爾今之君子惟怪之求又何以望斯民之無惑邪雖然  
變怪之事固不可以常理例論然皆出於傳文未始有目  
擊者當觀雜書往往言神仙拔宅上升率皆百十年前殊  
方遐壤事如 本朝則洪武永樂間神仙近日出矣即無  
言弘治十年十月一日江陰縣悅來坊姓某拔宅上升者

吁可笑也已可哀也已

真山 宋志云昔山側村民韓文入此山見鹿產而聞小兒

帝往視乃產一女子收養之長令為女道士時號鹿娘梁武帝為作觀死葬于此陳宣帝持香花珍饌供養發視之但聞異香無復骸骨謂其得真因以名山世衰道微妖訛百出邪說入人淪肌決髓不可勝正金華山鹿田寺亦傳有宋氏女驅鹿耕田於此噫鹿之與女何獨徃徃有因緣邪楚辭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後世緣此作恠者多矣於村民乎何誅又宋志引十道四蕃志云一名石笻長六十步始皇欲以浮海亦曰笻梁今俗呼石牌山其石面平數丈懸江流中水漲不沒涸亦不高隨水上下員山越在人境去城市不一舍而近無崖嶠幽阻不可冒而登也無林麓奧鬱不可犯而入也漁郎

舟子之所憇而息也牧兒羗豎之所朝而夕也塗人野老之所倦遊厭見而不有也而且敢為欺妄如此此究於春天一方終髮之外人迹飛鳥所不到如所謂方壘員嶠者哉亦聽其橫口所言而已矣無惑乎世之多難者噫

陸生山 宋志云南史王敬則傳暨陽有陸生山時有一部劫迹入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異皆有本始致者弗詳因沒其實後之遺者得此說可無失記之恨矣顏志云今莫知其所自江陰諸皆平淺卑薄無捲兵保寇之阻覽者失記未足多恨况今莫究所在可以驗矣

覆酒山 宋志云引詳符經云昔高麗國女東海神乘

酒船唯聘之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

高麗女美海神聘之何不棄龍而乘船女不受聘海神怒之何不撥水漂之撥風蕩之而乃撥酒覆之酒流曲

阿故曲阿酒美中山麻姑酒亦美豈亦流至於被邪亟聲鳥語本不足以煩吾人特為述之者發之耳

由里山源山頰知云其山多鬼名有鬼山其後聲訛又有觀音礪遠望碑石像如觀音秦望山南有蜀川油九

斃 始山上有虎礪石石多鋪散如虎狀 女山有太守女入山修道一日仙去 香山吳遣美人采香於此

沙山初本平地晉米間江水泛漲因湧沙石積為一山皆不足以污吾筆

善利泉宋志云在啓山深可二尺不為水旱增損又云味岸而美大司成葛公墳庵在其麓名以旌儒 彌勒泉宋

志云在貪山之西木山注謂有樵夫採薪見山谷幽深人跡罕到父老傳昔有宣和尚築庵於此忽夢彌勒佛曰汝

何不見石頭和尚於是棄去後人名其所曰彌勒灣下有甘泉雖旱不竭 虎跑泉宋志云在定山寺唐法衡禪師

飛錫來此有虎馴伏跑地得泉孫作卓錫果詩事云虎跑一名玉乳是說也予甚不喜之善以言乎其得利以言乎其功

亦既無負矣而彌勒與虎何為者邪中國聖且神如義農軒轅死肉未寒即不知身後事借曰佛神聖亦

既死又矣骨肉為塵土塵土為虛空矣詎能靈到今邪虎以殺為性以生命為食以剝裂噉嚼為業獸之

至酷烈者也視其類且不擇肉顧能慈渴僧邪彼  
髡者徒詭而冒之假之為誑誘劫奪之俱全不能  
言而世無知已者白其事亦闕文哉攫金者食山  
固未嘗貪而謂其貪誣矣今其泉以不是彰其不貪  
吐水亦舌以自洗沃子雲宗元之所謂解崇也泉  
出以澤世盛德生色顯名當時而道與獸操為已  
有妄矣今而后祇悔禍妄族誅赤燈烟滅歇無復  
尺椽半瓦而泉流如故是自明其出不以虎與僧  
也子故探其本而為之正其偽名更貪之泉曰解  
崇還寔之泉曰玉乳庶幾而泉之心事白與善利  
昇列而參流不至於同德不異謚也或曰佛無神  
而人心自神孔子夢周公豈真周公神邪且肉

死耳法身固未嘗死也虎雖不慈鬼物殺之則亦有然  
者矣楚於菟乳澤中兒况佛弟子乎何子考之不詳而  
過之之深也曰人心自神則是僧自見僧未嘗見弥勒  
弥勒為不神矣胡侈其號而誣及其全邪法身不死者  
謂性靈具在不與幻化俱滅猶儒者言天理常存人心  
不死不忘者存之意耳固不謂有神靈留滯冥漠能知  
覺運動交接人為禍福也借有此言亦其妄祖惑世誣  
民之妄說正吾之所攻者更援以為據乎左氏以誣名  
舊矣於菟乳兎之事吾固不信之使有之則亦虎不食  
澗邊兒之意非必有鬼物也謂有鬼物後虎出泉者謂  
有以相佛氏也相佛氏則亦夢語之身使自取之耳何  
不役人而後獸且渴之與滅絕相去遠矣既慈其渴而

相之曷不救  
其滅絕邪

# 河渠

運河 宋志云起  
黃田港達五瀉堰

或曰舊志以黃田九里爲運河其來久矣何以知其非  
邪曰黃田九里多曲而善涇地形高而水勢反百斛之  
舟不能方焉古人之創之以溉田爲名後世之因之以  
建治所在實灌漑貿遷之渠也且舡至蔡涇下流奔注  
猛支力截然後得入黃田之口而又逆流而汴焉就蔡  
涇則俄頃飛瀉而至夏港樹檣舉颿便可以北望瓜州  
就黃田則詰屈間關迂回益東數十里越重橋守枯閘  
遲之一二日纔可以望夏港自非病狂喪心爲黠鬼所  
侮者不爾爲也何以爲運河哉然則夏港運河乎曰亦  
非也號之可耳凌長江遡洪濤非萬全之道不得已而

一至焉一至焉者固不可以有其號也宋人諸文俱以無錫縣界之河爲漕渠有依本矣

夏港蓋江陰百瀆之宗經浙西列郡之喉舌洪荒以來禹迹所及固已有之 宋志引舊經云春申君長子所開

或曰夏港未有以聞也揭之爲宗經且以爲洪荒以來禹迹之所及也何以稽之曰以理與勢稽之也三吳之地外印中窪洪荒之世降水泥濘無所放泄滙爲震澤既有震澤豈能但已旁瀆橫決勢必趨卑土質未剛遂成溝坎散爲支流注達四外如螭蟬如蜘蛛大腹中擁而衆足外垂馬但流之不暢洩之不盡餘波蕩瀦民患猶殷故神禹因其勢而利道之鑿之加深廓之加廣於是三江既入而震澤底定也意如松之婁江蘇之白

常之夏港要皆是物其餘如申如利如范如蔡類多畝滄溝洫之遺迹或後世制禦曠澇因時相宜知期而力爲者耳今觀高橋下游五瀉等處河面之廣殆且二三十丈青陽月城之際雖少迂阻亦數十百年僅一煩人自宋以來惟嘉定比至茶鎮蔡涇之間舟不及纜踰閘而下雲馳鳥逝瞬息及江北豈田畝野老窮謀苦計強邀力挽春跡秋壅者之所爲乎或又曰時異事殊滄桑變遷古之夏港非必今之夏港也考之曹密水利之書惟以申利二港爲洩水要地力請疏鑿畧不一語掛及夏港卒之軌道之役亦止盡力乎申利之間至於夏港僅修蔡涇之隄而已自此之外再不加之一夫之力實土之功焉則開繫緩急可見矣又嘉定之記謂茶鎮青陽之

間積沙又壞綫流如陸豈是洪鉅之狀且巡司之設所以控扼譏察必于舟車經由之地前代但於石頭石牌范巷申利諸港設之而夏港獨無由此而觀史知夏港之初不為枯陸沙塗乎又況舊經明言春中長子所開安在其為鴻荒以來禹迹所及也曰此夏港之所以為夏港而百十中利者也有塞則通不塞何為通焉有廢則興不廢何興焉曹密請中利而遺夏港夏港無所事請也亂道治申利而置夏港夏港無所事治也近今私治之役亦然蓋收其遺策昧其旨賜上下少有迂阻則以太湖為長橋所束下流緩弱夏港潮沙乘虛猛入遭迴停滯積久所收長鯨大吸固不可以一咽之故而廢其全能綫流如陸亦過於鋪水之弊其謂面之闊為丈

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則鑿深僅五耳流如陸豈五尺之鑿所可了乎巡司之不設以舊有分屯之寨將官一員正軍三百人在焉元廢寨而亦不設則以蔡涇之有牖也舟至牖而主者詰之姦細無所容矣為枯陸為沙塗則牖之廢敗何以脩為沛乎界江陰而中流江陰之水四通五達之無與度長比大者謂之宗經謂之洪荒以來禹迹之所及也豈為過哉舊經之云鄙乎不足道之

# 遺文

賀志 宋仁宗剪髭賜呂夷簡碑詔曰古人有語髭可療疾今朕剪髭付夷簡合湯表予

意也卿更調攝副朕眷焉慶曆三年三月十五日午時付夷簡後夷簡曾孫祖平朝散郎知江陰軍摹刻之今

在關王廟

或曰此亦淳化制書之比黜而不錄何也曰仁宗爲有宋完德之君議者謂三代以來所未有白壁微瑕惟郭后之事由此言之則夷簡帝之仇也郭后初無失德所坐忿爭薄故身爲天下母並尊宸極而侍御挾驕顯肆侵侮不勝憤激而心加之誤中旁救此中人所能解喻而况完德者乎夷簡誠有愛君體國之心一言而止耳乃騁其私御飾之邪說隔國母於大戮夷盛代於昏朝

使帝以度越百王之資爲敗缺三綱之主則帝平生伊然尚有大此者乎使夷簡而病死者宗廟鬼神爲有靈矣而帝乃剪鬚以療之亦可怪哉載考夷簡之相業可怖又有甚者女主當陽國家否運人臣事君不可以懷貳心而夷簡則附母后而後天子納諫人君之美德而夷簡則勸上逐諫臣戒羣臣越職言事小人之錮善類必起黨禍而夷簡目諸賢爲朋黨勝朝堂以示百官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范仲淹王曾一代仁賢也而夷簡詆排之抑遠之不遺餘力母啓戎心古人明戒而加弊弊舟坐取削弱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而聚兵西北爲國大患迹是道也以往使無諸賢正救不即改易事事而遂終之則北轅之鬻帝且躬蹈之不待宣和靖康兩青衣

矣此而剪鬚則凡通籍宋庭占名仕版者皆得以指帝躬爲藥笈也糜爛肌體豈足以有濟耶祖平知其爲榮而不知德之不稱乃所以爲辱耳刻石侈之適所以醜之歟不可以訓也故削之

一志錄孫作性難

無古人神明心地真積工夫而遽以其一念私見駕爲高論以疑世搖衆主張吾道者正當嚴加斥絕以預爲之防顧乃標揭闡揚之使之流衍滋蔓乎亟削而焚之已晚矣朱子固嘗稱程子之言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如日月中天昭臨萬國有目者所共睹矣作都忘之而曉曉焉以吠何邪

又錄黃常靜學賦心說中和岳說

有言非君子得已也有文尤非君子得已也有此語則此理明無此語則此道隱夫然後君子有言也古人說已皎然矣吾取而更張之生擒活剝以爲吾文亦獨何哉徒爲是紛紛耳或曰不猶愈於甘澧乎曰甘澧所謂以文滑稽君子之辱也猶私居曲燕之有笑語也心說等作正言莊色以明斯道將以爲天下後世經譬則明堂辟雍之上視朝怒老之時言其可以苟乎故吾取甘澧而不取心說諸作亦猶古人取毛穎傳解朝文而不取荀揚韓子性論也

孝義

一志載義婢義漁謂縣人有吳氏者爲暴寇  
戕滅婢負其八歲兒匿之鄰之漁人寇退而

還之衣帽多金珠飾都無損失酬之物不受

暴寇猝至婢負卽兜托之鄰之識人識人匿焉寇退而  
還之天之下地之上兩足而無毛者莫不然也有何奇  
節高行而謂之義邪衣帽金珠兒已八歲惡得而取之  
酬而不受藏鄰之故人兒一兩日雖戎狄不受也此而  
爲義則塗之人白日不攫市肆物者皆可旌封矣

黃常謂婢似公孫杵曰漁似陳嬰

層岸賈索趙孤急匿之者死告趙孤所在者有購杵曰  
與嬰謀曰死與立孤郭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曰曰  
君任其難我爲易者於是乃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認

曰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使人隨嬰  
至山中取兒并杵曰殺之而趙氏貞孤乃在嬰處卒養  
長立之而趙後嬰乃自殺以下報宣孟杵曰也後吳氏兒  
者匿之者亦死乎言其所在者亦予千金乎彼暴寇者  
其時君與權臣主婢者亦以死蔽之乎漁者亦養長立  
後乃自殺乎方人若此則九山居茹蔽者皆伯夷乘舟  
水泛者皆范蠡也黃常閭閻鄙固不足以貴之

奕曾父子隱逸也列之名節何邪曰性氣靜閑世味淡  
薄便杖屨而苦饜餹甘豆羹而履列昇娛琴書而憎旗  
旄此所謂隱逸者其天質則然非有所矯拂也若其負  
英明之器蘊匡濟之畧感會風雲慷慨思奮遭時不遇  
道義乖違則寧責志以終天不忍失身於非地此乃所  
謂名節者而夫子以爲行已有耻者也奕曾生宋淳祐  
爲趙氏遺民蒙古改物蓋有枕戈之志恨螳臂無能爲  
耳肯衣元衣食食邪故其自號曰時齋而志墓者稱  
其壯年氣發銳期功業可唾掌取而卒之終身不仕雖  
諸生迎致爲師亦輒棄去也及乎遠也可以仕矣而又  
稱曰夙有先戒不敢忘命則其父子微指可從而處識  
之矣豈彼汎汎魚蝦之侶麋鹿之友者乎故予推其至

隱恣以附之名節之編而俟就有道正焉

或曰顏賀之書偉人高士傑行奇迹錯落也或棄不取  
之乃若宋仁輔者名不齒於儒科位不廁於朝列仕無  
可書之政學無可述之文徒以一貧之故赫然揭之於  
宋完鉅公之次以屬比手季子之編無乃不類乎曰仁  
輔未易少也富華豪樂之心誰則無之一有出乎其間  
確然棄此而取彼者必其私有所得輕重美惡甚不相  
侔不顧與易者以爲之主非苟徒身外之浮名矯焉而  
爲之也仁輔尹東流判平江專制百里之命佐統連城

之衆慘舒榮辱出其手操縱予奮開其心羨厚環奇可  
資可玩容資巧獻環視笑者何限而卒止於三閭之茅  
蓋其中有所得不願與易之故生之有定見持之有定  
力也夫棄膏粱而敝藜藿令纒納而衣麻屨却華襪而  
庇蓬蒿屏歌吹而其叙寒遠冶媯而親媿腥蒸勢不爲  
順於情不爲適於事不爲易矣仁輔未易少也且三閭  
之茅豈謝事之後度宜至力創編旋結於大江之陰哉  
彼其枕東流之堂倚平江之湄塊然蕭然於心目之間  
者有年矣其視世俗之盛麗紛華真若虫聲鳥語之一  
映石水電光之一明耳世之君子爲嬰兒挾書冊詰問  
熟已是何心一第之後橫天豐屋鑿地膏田固無日無  
時不在懷也卒之酬副心素而止矣九原可作吾儕小  
人且將避正堂而舍豈易少哉

## 職官年表

新增霍令以方干詩題爲據何以知非江陰之人宦遊  
他方又何以知明府之必爲縣令也曰此稱謂之常式  
而文章家舊律也以明府繫於江陰則固爲江陰之官  
矣唐無州軍守將則明府固爲縣令矣蓋亦考諸唐人  
之集乎釋無可送沅江宋明府詩云人臨沅水望則宋  
官於沅江必也常應於送溧水唐明府詩云三爲百里

率則縣令之稱明舊也以唐例唐以詩證詩其亦有徵  
爲可據矣沉方詩又宋志之所舊錄乎



賀志黃記云江陰城西可七八里濱江之南名曰新村  
有神曰沿江顯應陳總管洪武二年歲己酉父老錄其  
顯應實跡申聞 朝廷制封江陰陳烈士之神於是縣  
官每歲八月初八日具牲牢致祭於祠宇神之繼嗣孫

陳興一等世傳烈士神靈至興一徵記於江夏黃常辭  
不獲已按烈士姓陳諱忠字肖一其先宋季人主而神  
來煥異未冠時當農月草壺塗以盥彼耕者雖隔溝港  
烈士輒投畀之而不覆衆咸異之名曰神童宋亡彼近  
有笠墩聚衆不解守將李宣慰公欲勦戮之烈士迎告  
於李公曰笠衆必闕城廂已而果至遂失利李竟委罪  
於烈士遂遇害死之後忽有白氣上千雲雲頃而雨澍  
既葬有陰陽家相其墓當幽冥官是夕夢神告其家人

曰吾乃龍之子爲漁人所獲神乃放之於江今賴以活後當陰佑汝子孫自元以來南北商船糧儲轉運如履平地或舟人遇夜迷道號呼神名神即顯其威靈颺幟施橋之工遂得安妥如此赫赫之異也邑有水旱扎瘡禱無不救迄今一百二十載矣豈非有大功烈於民者哉常於是乎記全文 賀志云陳烈士名忠宋末

內寇攘竊發烈士考陳三太尉親率義兵禦敵寇盜當得退散境內民安朝廷佳之贈太尉之職烈士生於宋末元初繼嗣太尉神靈凡遇海道運糧艤隻遭風者稍人叫呼神號常見烈士神形將吏張麾旗幟於空中飛揚於桅檣之上當即風濤寧息艤無危如此顯靈前朝準運糧萬戶府中文加號沿江救民陳總管至

本朝洪武元年上本縣具神靈跡申聞上司欽蒙朝廷加號江陰陳烈士之神每歲八月初八日官民消災致祭祠宇祖居在城西順化鄉全文 顏志云陳烈士廟在順化鄉之新村里洪武元年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即其故址捐貲新建烈士諱忠字世傑當宋盜起烈士之父太尉公率義兵以禦之盜皆遁去境內以安朝廷嘉其義贈太尉烈士生而神采秀異若非塵世間人未冠時挈壺殮以鋸耕者常隔水投畀而不傾覆人咸異之旣歿凡海道運糧與商賈之舟遇有風濤險惡或直夜難行仰呼神號如影嚮嘗有見烈士神形現於空中將吏擁旗繚繞飛揚於桅檣之上元因加號沿江救民陳總管 國朝洪武元年賜號江陰陳烈士之

神每歲八月八日有司以禮致祭廟去夏港五里往來者不便祈禱洪武三十一年十世孫公敏建行祠于夏

浦東岸全文 郡志云陳烈士廟在縣西七里新村烈士諱忠字肖一時 宋季初采秀異未冠時挈壺食以餽

耕者雖隔溝港投畀不覆人咸異之號曰神童時笠蒙

盜聚眾不解守將李宣慰欲戮之烈士迎告曰笠蒙

必瞰城廂已而果至李戰失利竟委罪於烈士遇害後

人立祠祀之凡海運商舶水旱札瘥禱之輒應宋贈江

陰護國濟民陳總管元贈沿江都察使陳總管 國朝

洪武一年邑父老上其事 勅封江陰陳烈士之神

命有司歲以八月八日用豕一致祭全文 近有新錄

又曰笠墩僧作亂聚眾不解守將李宣慰莫知禦侮問

諸陳對曰化機不可泄既不獲辭復告曰某日必瞰城後寇至李失利委罪於陳殺之時白氣上于頂而兩父

老謂天雲涕又曰有漁人網得赤鯉放之夢鯉報曰使

公子孫陰佑於民杜於洋濱漁人即烈士祖也

予志江陰反覆於陳氏之事而起深疑焉古人之傳世

者有矣其必有一事可書也雖至猥極瑣如里巷笑譔

之談亦有片言隻字可喜可愕者何至如陳氏之事縷

縷數有言絕無點畫偏傍可置牙頰間者乎嘗訪諸鄉

父老大丈夫之說類多言其子孫行賂以規封祀謂

國初 詔天下上典禮應祀神祇陳氏世巫也欲假

國靈以資巫與其同黨有沈氏者各以其巫祖應詔既

而沈貧無以塞吏求陳氏賄焉乃為之請于 朝而得

之亦云羅志諒其然乎嘗因是而考之則其駕說多為巫計者其情可睹也蓋方是時陳忠死已百有餘年矣稱宋元封弭叢祠江濱邀求血食子孫族類資以為生又矣推類盡義直孤鼠之靡耳何以為典禮應化乎吏而不死今可斬也迹夫首妖造偽者黃帝之記濟惡嗣作者賀志之書然猶幸其文辭庸謬不足以節澤邪說妄譚偽缺顯顯呈露人得以因而攻之顏氏小黠為之剪裁粧綴浸浸可觀比入郡志之手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於是醜偽之迹消融渾化不復可究詰矣今其種類因風族火煽禍逾烈大帽紅袍巨艦橫江布設凡造燈香自奉號稱神子神孫謂我神祖愈病人能瘡人能生人能死人反烈風撲炎火過奔濤扶危檣為盜警為獸醫

無不可者詭招鄉民之疾苦者急難者死亡禍凶皆喪賞具者病雞豚者負壺揭榼相隨而請禱已則聚族分番齋食其內賣積香儲剩臘為業恒飢餘腥醜穢為計得也以致江陰之民家事其像里築其宮男名其姓女姓其名祝而後婚禱而後嫁病非巫不藥死非神不喪食未薦不嘗衣未陳不服三農汗血半為指弊之灰良賈脂膏多人羊豕之肆窮其禍源吾黨之名為儒者不得辭其責也故今不嫌汗穢簡牘備載諸家之說而條為疏駁其下使覽者自得之幸而吾說得行有能建白而追黜之庶斯民有瘳也一事實黃帝記云宋亡彼近有笠墩聚眾不解守將李宣慰公欲勦戮之烈士迎告於李公曰笠眾必闐城廂已而果至遂夫利李竟

委罪於烈士遂遇害

駁曰謂之烈者必抗忠執節義憤激發斷頭陷會而不顧者也陳氏予知賊之將至而告之亦衆人恒情耳豈虞其見殺哉守將以其預知寇期疑與通謀委罪而殺之謂之不辜可也何取於烈耶此而為烈則夫皆朝濁世諛夫交亂被誣而死者何可算數皆將以為烈士故雖以其子孫之姦妄僞稱前代封號無所不至而終不敢一字連及忠烈者蓋本無其實而夢相不到也又曰既葬有陰陽家相其墓當出冥官

駁曰據如是則其死後神異乃山川炳靈所致而非中烈鬱結精鬼不亡之故明矣此其辭遁而情實也

又曰是夕夢神告其家人曰吾乃龍之子為漁人所獲神於之江今賴以活後當陰佑汝子孫

駁曰神為龍之子能佑人之子孫乃不能自佑其身烈士為神能佑龍之子孫不能自佑其子孫且死忠死義死則止矣何屑屑以言能靈能神神則止矣又何倦倦以子孫為言乎况神之見夢惟其家人知之而鄉之人無一與聞者此其妄陋窘拙而可笑且可哀也又曰舟人遇夜迷道號呼神名神即顯其威靈驅櫂檣檣之上遂得安妥

駁曰據如是則揚子之江自有神祠以來無復敗舟溺水之事何又遂深板蕩血鯨牙而葬魚腹者相望君其問諸水濱水濱之民其可欺乎鬼神無形與聲視之弗

見所之弗聞乃能颺幟梳櫛之上此其放言欺世無忌  
憚無廉耻之尤者也是數說者陳祠之鼻祖烈士之所  
以爲烈士其本根節目盡在於此無復絲毫散逸遺亡  
其來亦甚凡淺矣使不假 天朝之寵靈何以得本支  
百世巫女巫男橫行大爾於江陰若此其盛也然則巫  
計亦巧矣哉猶未也又策令賀氏初爲陳三太尉禦賊  
受封而烈士繼其神靈以恢拓之夫何賀老健忘受辭  
矣指錄其所增而反遺其大本曾無片言齒及遇害死  
義之事辭益惡拙事益醜鄙三歲乳臭兒不可欺之不  
知何故去之八九十年而顏氏者出又能聞所未聞實  
所未實頌其生時神采秀異若非塵世間人神現空中  
將吏擁珂旌旗繚繞縱筆浪書無復絲毫儒者氣象耶

志又爲之說穢臭穢浸灌蘇澤大書特書書書書書  
是陳氏衣食之源益衍益洪而本初賄吏之高平生貨  
備鄙儒之計大遂矣

新錄曰李失利委罪於陳殺之時白氣上千頃而雨父  
老謂天雪涕

駁曰殺一烈士而天雪涕淫霖浹月將復誰哭邪秦之

抗楚漢之黨錮其將百歲雨乎此非人類之言也

又曰有豫人網得赤鯉放之及鯉報日使公子孫陰岳

發民社於洋溟漁人即烈士祖也

駁曰鯉蟲屬也而云云若是則是人之賢愚貴賤蟲得

制其命矣置昊天上帝於何地邪大抵巫計雖巧而穢  
度陋劣所備又非其人故屢加脩飾屢不滿足旋復補

綴念些飄露不得已而又貨鄙儒造訛言以侈張之於是  
是有白氣上干天而靈涕之奇焉於是化機不可洩  
之靈秘焉於是其日必瞰城先事之知焉於是其有投  
界壺殄不腆之異焉於是其有赤鯉致報之徵焉嗚呼亦  
勞甚矣乎

二封號

黃常記稱沿江顯應陳總管不言何代典

體賀志稱元加號沿江救民陳總管顏志同郡志稱宋  
贈江陰護國濟民陳總管元贈江陰都察使陳總管

駁曰忠臣烈士之沒必有忠烈之號以昭揭之如睢陽  
之雙節鄂國之精忠是也今陳氏之號一則曰沿江顯  
應二則曰沿江救民一則曰護國濟民二則曰沿江都  
察云云之號將何為哉覽者可以入思矣且四家之

郡志最後出而封號獨加多文稱獨加美焉使誠有之  
前三書者肯棄不錄乎去之益遠而知之益詳理所不  
可通也况黃常明言宋亡而並教亂顏又能封號邪噫  
程亦恨生晚矣使與黃常者並世得君而屬筆焉豈至

有今日哉

賀志云境內寇竊發烈士考陳三太尉率兵禦敵退散

朝廷贈太尉之職顏志同黃常記郡志無之

駁曰太尉位極人臣秦漢以來三公也區區州境之內

冠盜竊發一介鄉民率衆禦之而遂退散則其事勢勞  
烈可識矣論功行賞曾不足以費疋帛而遽授以崇班  
極階雖倡優設戲藏獲語莫不至是也且黃常之記未  
之前聞賀老安所受此說乎顏氏勿替引之而郡志墨

焉蓋亦知已甚之不可為也

三名字

黃常記字肖一郡志同賀志無字顏志字

世傑

駁曰顏氏之生去黃常三世矣世傑之字何所考史乎

蓋陳忠死時年纔十七八出羅志子嘗見其父田野細

民未嘗字也肖一其行耳而黃常妄以字焉其後子孫

以義無所當命顏氏造為之故為之追字世傑云

四祭祀

黃常記云於是縣官每歲八月初八日具牲

牢致祭賀志云每歲八月初八日官民涓潔致祭顏志

云每歲八月初八日有司以禮致祭郡志云命有司以

八月八日用豕一致祭

駁曰三書者皆不言命惟郡志言之郡志作於天順間

獨能察知

國初及元宋載籍不傳之事加詳密

其有神哉以今考之

國朝於陳氏之祠未嘗特有封

祀之典也蓋

聖祖既登大寶肅清陋俗維新王制詔天下上其合祀

神祇為之革正前代淫封妄祀如季子舊封昭德侯則

直稱延陵季子城隍各有爵謚則止稱某府縣城隍之

神之類是也楊士琦瀨李記云太祖高皇帝正大統

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

之時陳氏用其詭謀賄吏妄稱前代已有封號應入祀

典禮官見其名稱猥陋為之更之既而通詔天下有司

脩祀禮典神祇一時縣官如賀子徽輩遂以陳氏與季

子諸祠並祀其後季子之祀莫為之主廢不復舉而陳

氏之祠羣巫鼓扇日熾日昌以至于今耳豈有詔封旌  
而特命歲祀哉案續具在歷考無有也夫以季子之高  
節竒行照映霄漢流風所被塵消滓伏舊邑遺民尚無  
一穉之真區區昏童妖鬼不足以克季子廩役顧乃使  
天子之命吏讀聖人之書孝聖人之道者僕僕爾亟行  
鼎牲篚帛而薦之是凍餓其父凡而甘旨滌蕩以養盜  
賊也嗚呼恠哉

江陰縣志卷十四終